

子夏居西河考

錢穆

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案隱：『西河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是也』。正義則云：『西河郡今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隰城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其山壁立，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困學紀聞郡國利病書方輿紀要孫星衍校水經注均從正義說。陳玉澍卜子年譜辨之云：『子夏西河，戰國時屬魏，不屬趙。謁泉山今屬文水縣，趙大陵地也。史記趙世家，肅侯十六年，武靈王十六年，皆游大陵。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文獻通考文水有大陵城。一統志大陵故城在太原府文水縣東北二十五里。文水縣既不屬魏，則文水西南二十五里之謁泉山，不屬魏國何疑。謁泉山北屬文水，南屬汾州府汾陽縣。汾陽亦趙地。文獻通考輿地廣記寰宇記皆謂汾州春秋時晉地，六國時屬趙是也。謁泉山既與魏無涉，即與子夏之西河無涉。故困學紀聞閣注沈欽韓左傳地名補注皆辨之』。至案隱，蓋本鄭注檀之

說弓，謂『西河自龍門至華陰之地』。水經注河水篇：『細水東流注於崞谷側溪，山南有石室，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蹟，似是栖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教授西河，疑卽此也。而無以辨之』。又云：『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東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卽子夏廟堂也。河水又南逕汾陰縣西，又南逕郃陽城東』。故禹貢錙指謂『子夏石室在今郃陽縣界。郃陽縣北爲韓城縣，寰宇記謂子夏石室在韓城者，卽水經注所言崞谷之石室也』。然孔子弟子，不出魯衛齊宋之間。孔子死，而子貢居齊，子游子張曾子在魯，何以子夏獨僻居郃陽韓城，黃河之西，龍門之附近？其地在戰國初尚無文教可言，謂子夏教授其地，事殊可疑。則韓城郃陽之石室，猶之謁泉之石室，謂子夏居之者，胥出後人附會，不足信也。

考史記孔子世家『衛靈公問孔子，蒲可伐乎。對曰：可。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案隱曰：『此西河在衛地，非魏之西河也』。集解引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本與公叔同畔

者，不過四五人」。據是言之，西河即指匡蒲迤北之大河而言。渡河乃走晉境，婦人恐懼，無戰守意，欲逃西河，就強援天險自保也。竹書紀年「王放季子武觀於西河，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戰國策：

「齊伐魏，取觀津」，高注：「故觀邑臨河津，故曰觀津」。漢書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應劭曰：「夏有觀屬，世祖更名衛國」。是觀在東郡，而據西河以叛，西河亦應近東郡矣。今攷春秋衛蒲邑，在今河北長垣縣境。東郡之觀則今山東觀城縣境。南北相距不二百里。大河故瀆，流經其西。其在當時，殆必有西河之稱。隋圖經「安陽有西河，即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游之地，以趙魏多儒，在齊魯鄒之西，故呼西河」。太平寰宇記亦謂「相州安陽有西河」。胡渭禹貢錙指引「宋李垂上導河形勢書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即鄆元所謂宿胥故瀆也。濬縣舊志，故瀆在縣西十里，亦曰西河」。孟子「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河西即西河也。太平御覽八十三引竹書紀年「河亶甲整即位，自鷩遷於相」，而呂氏音初篇云：「殷整甲徙宅西河」，則子夏居西河，不在西土而在東方相州之安陽可見矣。鄆氏水經注不能辨，乃以龍門說之。趙東潛獨舉寰宇記隋圖經駁

斥，可爲卓識也。文選任彦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于夏西河，燕趙之間」，下語似未的，然其指東方之西河則一。

又按藝文類聚六十四，文選左太冲招隱詩注，並引尚書大傳，「子夏對夫子云，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此又子夏退老在東方不在西土之證。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謂退老於西河之上，即猶謂窮居河濟之間也。謂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亦決非龍門華陰之西河矣。龍門華陰僻在西土，文教之所不及，儒澤之所未被，無所謂疑汝於夫子。且若子夏僻居鄒陽韓城，老而喪子，曾子亦復老矣，豈渠不遠千里而赴弔？若謂退老龍門，又歸於魯而喪子（陳玉樹說如此），則又不得謂之退老。且子夏溫人也，其退老，何不於故鄉文物之邦，而遠至鄒陽韓城，荒陬水澨，又復築石室而居？此豈退老之所堪？凡此皆甚不通之說。故知謂子夏退老在龍門附近，河濱石窟之間者，皆後世之妄說也。

史記魏世家「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夫稱東得，則又子夏退居，不在西土韓城鄒陽之一證矣。且魏文居鄴，魏武居魏縣，亦與子夏居河濟

陽之一證矣。且魏文居鄴，魏武居魏縣，亦與子夏居河濟

之間者爲近，而與西土龍門之河爲遠。聖門志『子夏墓在山東兗州府曹州西四十里卜垆都』，則子夏之終，亦在東方也。據此諸端言之，子夏居西河教授，決不在龍門華陰之間，而實在東土。當在今長垣之北，觀城之南，曹州。

沱潛異說彙考

(一) 沱潛之定義

沱潛于禹貢凡五見：荆州云，『沱潛既道』，『浮于江沱潛漢』。梁州云，『沱潛既道』，『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導水云，『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即其文，可知沱從江別，潛自漢分；在荆州者爲荆州之沱，在梁州者爲梁州之沱潛。自爾雅有『漢爲「潛」』；江爲「沱」』之說，後世學者多以沱潛非專名而爲通名，則凡水之自江漢出者咸得被以此稱。然江漢支流數十，禹貢沱潛未必漫指，故不可以不辨。胡渭禹貢錐指云，『其他沔陽漢陽之境，凡漢水枝津，大抵皆通渠者之所爲，志家槩指爲潛水，真妄談不足信』。又云，『項平甫云，「江漢夾蜀山而行，自梁至荆數千里。凡山南谿谷之水，皆至江而出；山北谿谷之水，皆至漢而出。其水衆多，不足盡錄。故南總爲沱，北總爲潛，蓋當時之方言，猶今言谿谷

以西，一帶之河濱。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蓋王制之所謂東河，殆即檀弓所稱子夏退居教授之西河。隋圖經之說，決非偶然。陳玉澍乃以此說古今引者絕少，遂謂殆無足辨，可謂不知別擇矣。

黃席羣

云爾。後之讀爾雅者，誤以江漢爲沱潛所出之源，不知其爲沱潛所出之路也。吳幼清云，『凡江漢支流，或大或小，或長或短，皆名沱潛，不拘一處』。渭按項說大謬，吳說亦汗漫，總由不知荆梁之沱潛實有其處所，遂各爲異義耳。按胡氏闢通名主專名，其說甚健。胡氏以後，方苞著禹貢考異八卷（珊城紫霞仙館校定本），據漢志水經，定爲梁州潛十，荆州潛五，沱各數十，承襲爾雅，究乖古義。今茲之作，擇鄭注，孔疏，蔡傳，班志，水經及鄭注所載沱潛異說，爲之彙集排比，復參証胡渭，邵晉涵，成蓉鏡，王先謙諸家之考訂，取驗于今日之河流；然則通名之義，某弗取焉。

(二) 荆州之沱

(1) 北江

漢書地理志云，『南郡枝江，江沱出西，東入江』。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荆州沱水，在南部枝江縣」。

江水篇云，「又東過枝江縣南」，注云，「江水又東逕上

明城北（上明城在今松滋縣西），其地敝夷，北據大江，江

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地理志

曰，「江沱出西（一本作「出西南」），東入江」是也。孔穎

達書疏引鄭注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

首不於江出也」。成蓉鏡禹貢班義述駁鄭注曰，「至鄭氏

所稱「沱水尾入江，首不於江出」，則不足以難班氏也。

志明云，「江沱出西，東入江」，正謂從江出；如非從江

出，志例當云，「沱水出西，東入江」，不必首繫以江

也。班氏據元始二年舊志爲書，鄭氏生順帝時，相距百有

餘年，或其間水道湮塞，後漢以來，因別指一水以當沱

水，故鄭據以爲駁耳。胡渭云，「枝江沱水爲江州所隔

而成，何言不於江出」？二說均足破鄭注之誤。今按江至

枝江縣，分爲南北二江。南江即江之正流，江水篇所云「

又東過枝江縣南」是也；北江則爲沱。枝江縣百里洲居江

沱之間。南江自枝江縣南，東過公安縣西，又東南流爲涇

水，涇水逕澧縣東北，東南合澧水，由華容縣南入赤沙

湖，又東南逕安鄉縣西，而東南入洞庭湖，與北江合。胡

渭云，「此即禹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之道

也。北江自枝江縣北，東逕松滋縣北，又東過江陵縣

(2) 夏水

漢書地理志云，「南郡華容，夏水首受江，東入沔，

行五百里」。按漢華容縣在今湖北監利石首二縣境，非南之華容。

書疏引鄭注云，「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

謂沱也」。水經江水篇云，「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

焉」。三說並同，蔡傳亦以此爲沱。邵晉涵爾雅正義，成

蓉鏡禹貢班義述，皆承舊說。胡渭獨駁鄭注曰，「華容夏

水，自江陵縣東南首受北江，東北流逕監利沔陽，與潛江

縣分界；又東北至京山縣東南，而注於漢。此本沱水歧分

而爲夏，非出于大江。鄭以爲沱者，蓋北江久已盛大，

世目爲岷江之正流，因以其所出者爲沱耳，禹時無此沱

也。通鑑地理今釋云，「夏江自今荆州府江陵縣東南，首

受江水，曰中夏口；經監利縣沔陽州界，入漢水。以其冬

竭夏流，故名夏水」。席羣按，流經江陵縣南者乃北江（即

枝江之沱）而非大江，地理今釋沿舊說之誤，應依胡渭說，

則是夏水非沱矣。

(三) 荆州之潛

(1) 蘆泆河

孔疏云，『潛則未聞』，蔡傳云，『若潛水則未有見也』，俱不詳荊州之潛。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曰，『潛水一

在今安陸府潛江縣東，由蘆泆腦分流，遠城東南，一支通

順河，入沔陽境，今淤；一支南流至拖船埠，入漢水，此

荊州之潛也』。胡渭曰，『韻會，『潛，水伏流也。』……

荊州之潛雖不如龍門石穴之奇，亦必漢水伏流，從平地涌

出，故謂之潛。承天府志云，『漢水自鍾祥縣北三十里，

分流為蘆泆河，經潛江縣東南，復入于漢，即古潛水也』。

按潛江縣本漢竟陵江陵二縣地，唐大中十一年，置徵科巡

院於白泆（見寰宇記），宋乾德三年升為潛江縣。……今漢水之

分流者名蘆伏，而其地又名白泆，（在縣西四十里）皆取伏流

之意。此水起鍾祥縣北，訖潛江縣東南，行可三百里，以為

古之潛水，庶幾得之。蓋禹時本自伏流涌出，復入於漢，

及乎後世通渠漢川雲夢之際（見河渠考），則開通上源，以

資舟楫之利，禹迹許不可考耳』。席羣按湖北通志與地志

云，『潛江縣漢水……又逕縣治北距城十餘里吳家口（俗名

吳家啓），分漢水東南流入縣境，謂之潛水』。又云，『潛

水在縣東，東南流逕沔陽州，西北合夏水，今名蘆泆河（清

一統志）。蘆泆河自漢江分流為排沙渡。又南逕潛江縣城

東為縣河，又南為總口，又南為許家口，又東至沔陽州柏口，至柳口會漕河，又東播為蘆蒿河，又東合夏水，是為正流。……『舊安陸府志十一，頁十七，民國十年刊本）則是蘆泆

河自潛江縣分漢水東流，與胡渭所引承天府志，漢水自鍾

縣分流為蘆伏（同泆）河者迥異。府志謂經潛江縣東南，復

入于漢，通志云東合夏水，自又不同。據湖北通志鍾祥

縣有蘆泆長湖在縣南一百二十里（卷十一，頁十三上），豈府

志誤湖為潛水與？抑兩縣各有一蘆泆河與？或二水即為一

流，始鍾祥北，訖潛江南與？余未見實際情形，不容妄斷

。要之，蘆泆出漢水，足當荊州之潛，大抵無疑耳。

(四) 梁州之沱

(1) 沱江

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孔安國傳，『江東

南流，沱東行』。書疏引郭氏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

郡都安縣（今瀘縣東）瀘山與江別更流』。漢志，『蜀郡縣

屬，玉壘山，瀘水所出，東南至江陽入江，過郡三，行千

八百九十里（無即今汶川縣）。水經江水篇注，『（瀘）水

出綿鹿道，亦曰綿鹿縣之玉壘山……下注江。江水又東別

為沱，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

者也。』又云，『洛（一作維）水與綿（一作蘇）水合，水西出綿

竹縣，又與瀘水合，亦謂之郫江也；……又東逕資中縣，

又逕漢安縣（今江安縣東六十里），謂之綿水也。……綿水至

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綿水口，亦曰中水。席羣按郭

氏，漢志及酈注並指今之沱江，因上流有縣瀘諸水，故或

謂瀘水至江陽入江，或謂縣水至江陽入江，其實瀘水抵廣

漢縣東南會于沱，縣水入廣陽界與維水合，皆未達瀘縣；

至瀘縣入江者，厥為沱江，即梁州之一沱也。胡渭云，

『沱自灌縣至瀘州入江，行千五百餘里』，是矣。

(2) 瀘水

(3) 郫江

漢書地理志，『蜀郡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

汶江，江沱在西南，東入江。郫即今四川郫縣，汶江故

城在今茂縣北五十里。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益州沱水，

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志無「南」字），皆還入

江。成蓉鏡云，『志意謂汶江江沱即郫之江沱，水經析

為二，失班氏之指矣。』胡渭云，『漢志蜀郡汶江縣又有

江沱，在西南，東入江。近志以威州玉輪江當之，玉輪江

即汶水也，水出岷山西玉輪坂下，非首受江者，不可謂

沱。漢志所言，蓋即縣屬縣界開明所鑿，郭璞云「玉壘

作東別之標」者也。開明，蜀王杜宇之相，七國時人，始

鑿此渠，前古未有也。故蜀郡二江沱於郫繫禹貢，而汶江

不言禹貢。此胡氏以瀘水聊當汶江之沱，謂漢志實指兩

水也。席羣按，瀘水自灌縣西瀘堰分岷江東流，東經崇

寧，彭縣，新繁，新都，至廣漢南會於維。自江出，似為

沱；然非禹蹟，不得名沱也。

禹貢雖指載郫江之起止有二說：（一）有以灌縣西南至

廣都（故城在今華陽縣東南，華陽又在成都南。）北岸合流江者為郫

江，所行不過三百里；（二）水經注以縣維二水與瀘水合，

亦謂之郫江。席羣按，大清一統志云，『古郫江與今沱

江，始分中合，末復分。因其中合，故水經瀘維亦有郫江

之名。』是第二說之郫江，本非郫江，乃下流至瀘縣之

沱（說見前節）。至於第一說所指，即今郫江，一名內江，

自灌縣分岷江東流，經郫縣至成都，與流江（一名錦江或外

江）合。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流江乃冰始作，郫江則禹

貢之沱。

(4) 郫水

漢書地理志云，『蜀郡江原縣（今崇慶南三十里），郫水

首受江，南至武陽（彭山縣）入江。』水經注江水篇，『江

水又逕江原縣，郫江水出焉。』書疏引酈注云，『江原有

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為（今彭山縣東北十五里）武陽，又入

江，豈沱之類與？』鄭氏初未作肯定之詞。胡渭曰，『江

原縣鄴水，近世謂之大阜江者，則岷江之正流也。而班氏以爲首受江，故鄭康成云，沱之類，鄴與鄆俱爲沱，而流江於是乎爲大江矣。王先謙漢書補注亦云，『鄴水即大江，非沱江』。成蓉鏡但據爾雅『別出爲沱，水決復入爲沱』以駁鄭注，未知鄴水爲江之正流。席群按江水至灌縣，歧分數十，彼此交錯。大清一統志引新津縣志云，『岷江正派曰金馬河，自溫江縣東南，流經雙流縣西，又二十里經縣北界，又南二十里合洋馬河西河，至縣東門外又合南河，又五十里入彭山縣界』。則是鄴江之支流以金馬河爲主幹。總之，鄴江非沱，固明甚也。

(五) 梁州之潛

(1) 龍門水

(2) 西漢水 (嘉陵江)

書疏引郭氏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沔陽縣 (今沔縣) 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潛水一名復水，今名龍門水，源出利州綿谷縣 (今廣元縣) 東龍門山大石穴下』。元和郡縣志，『綿谷縣，潛水出縣東北龍門山，書曰，「沱潛既道」是也。龍門山在縣東北八十二里』。邵晉涵爾雅正義云，『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北龍門山，潛水自此入穴通山，伏流重出，屈曲出至巴縣入』

大江，即郭氏音義所云「潛水」也。胡渭曰，『潛自廣元至巴縣入江，行千餘里』，並同。輿地紀勝云，『自朝天驛入谷十五里有石洞三，水自第三洞發源，貫通兩洞，下合嘉陵江，即所謂「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者也。自此而下，嘉陵江通謂之潛水矣』。胡渭亦云，『自此以下，曆昭化，劍州，蒼溪，閬中，南部，蓬州，南充，合州，至巴縣入大江，禹通謂之潛，後人稱爲西漢水，至唐又稱嘉陵江，而潛之名遂晦。其水出隴西西縣嶓冢山者，自爲嘉陵江之發源，下流與潛水合，而潛水實不出於彼也』。席羣按龍門水爲潛，可無疑義。

西漢水下流與龍門水合，故亦稱潛。漢志，『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書疏引鄭注云，『潛蓋西漢，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水經潛水篇注引鄭玄云，『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漢疏通，即以爲西漢水也』。郭氏音義之沔水 (文見前引)，恐即指此；惟西漢非自沔縣南流，郭氏其以東西兩漢水源本相通，遂致誤耶？要之，鄭郭二氏均以西漢爲潛。方堃曰，『常璩班固所云西漢水，出隴西縣，非禹貢漢水也。特以隴西縣水，下流合漢支流，而名曰漢水；又氏道與隴西縣相去四百里，山脈隱隱相屬，……故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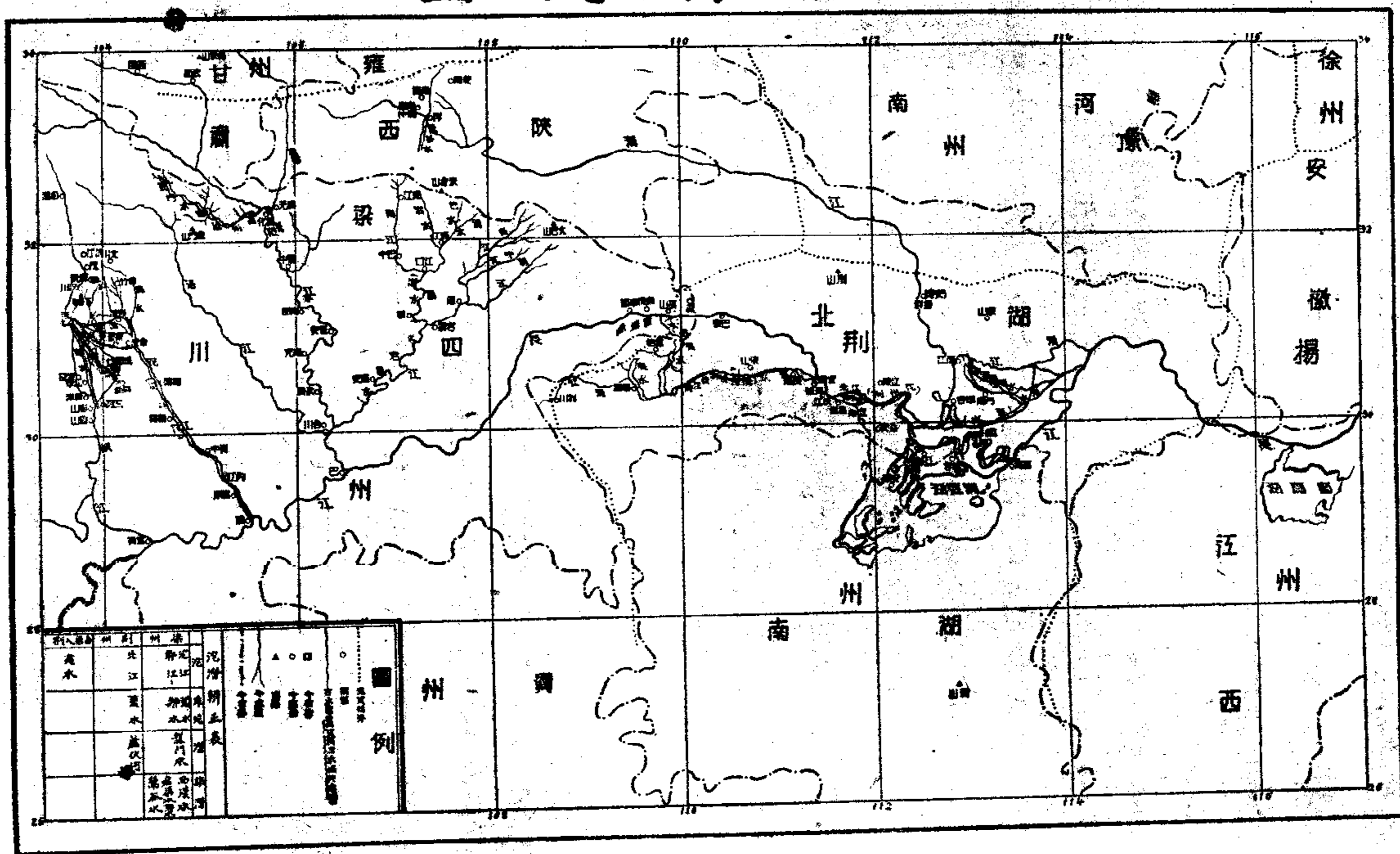
嶧冢之名耳。王先謙曰，『潛水西漢水並載，知班氏不復以西漢為潛矣』。方王並與舊說異，今從之。

(3) 宕渠水

漢書地理志，『巴郡宕渠縣（今四川渠縣），潛水西南入江』。水經潛水篇，『潛水出巴郡宕渠縣』。注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為古之潛水』。漾水注云，『出南鄭縣巴嶺……謂之北水，……又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于漢』。按三者同指一水，然漢志云，『西南入江』，酈注云，『東南入于漢』，此其所不同者。考今渠河為巴渠二水合成。巴水源出陝西鎮巴縣西北之大巴山，西南流逕四川通江縣東北，與洪口河會；又西南抵縣東南，西河（宕水）源出陝西南鄭縣米倉山來會（巴水西源）；又西南至巴中縣東南之江口鎮，會南江水；又東南至渠縣東北境，通江合前中後三江水自達縣來會；自此以下，為渠河；西南至渠縣東，會流江河；又西南逕廣安縣東北，又經縣城東，至合川縣東北與嘉陵江會。要言之，此水出于山，而入於嘉陵江，非出于漢，不得云潛。蔡傳據漢志，誤。

(4) 鬲谷水

沱潛異說圖



漢書地理志云，『漢中郡安陽（今陝西洋縣東北），鬻谷

水出西南，北入漢』。水經沔水篇注云，『安陽縣故隸漢

中；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安陽隸焉。沔水出西南，而東

北入漢』。書疏引鄭注略云，『安陽之潛，尾入漢耳，首

不於此出』。蔡傳據漢志以之當潛。胡渭曰，『今按水經

（見沔水篇）作涔水，曰，『漢水（席羣按水經無此二字，胡氏意即指

沔水言。）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

鄭說良是，潛，涔，潛，古字或通用，而其水之所出

則不可不辨。夏本紀「潛」作「涔」，遂以安陽之涔水當

之』。成蓉鏡曰，『志，…初不云即禹貢之潛』。席群按，

鄭胡成三氏均不認鬻谷水爲禹貢梁州之潛；蔡傳誤解漢

志，不可從。

（六）自梁入荆之沱

（1）夷水

水經江水篇，『（江水）又東過魚復縣南（今四川奉節縣），

夷水出焉；……又東南過夷道縣北（今湖北宜都縣），夷水從

俱山縣南，東北注之』。注云，『縣有夷溪，即俱山清江

也，經所謂夷水出焉』。夷水篇，『夷水出巴郡魚復縣

江，東南過俱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注

云，『夷水又逕宜都北，東入大江，……亦謂之俱山北溪

水』。漢志，『南郡巫，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

五百四十里』。胡渭及方望同以此爲由梁入荆之沱。惟胡

氏謂，『後魏時水道猶存，下逮唐初，建始之北，遂成斷

港。故章懷注西南夷傳云，『今施州清江縣夷水，一名鹽

水，源出縣西都亭山（清江縣亦在長陽縣界）』。寰宇記

云，『夷水自施州開蠻界流入長陽縣』。明一統志云，

『夷水源出舊施州開蠻界，流經建始，巴東，長陽，至宜

都入江』。蓋不復知此水出西北奉節之大江，而以爲西南

施州衙之山源矣』。王先謙曰，『案胡渭云，『禹導江不

出三峽，竝夷水而東。古時自巴入楚，避三峽之險，皆由

此路。夷水受江處不知何時湮塞』。先謙昔奉使雲南，由

施南利川出四川萬縣，則利川城外之夷水，道元所謂裁得

通船者，實親見之（即宜渡河）。其上里許，有大山巖，橫亘

水上，有若飛梁。夷水入巖底而復出，始爲通津。自巖以

上，時隱遞見。如野三場等處，絕壑懸險，百道爭流；及

前阻大山，則奔注地上，得孔即入，不知所屆，謂之落水

洞。邃古如茲，豈有普通今塞之說？胡氏謬論，疑誤後人

多矣。磁於巫縣以上不詳夷水之源，鄙則魚復以西未著分

流之跡，皆緣其地舊陷蠻中，紀述至慎。地理之學非可臆

測爲能也』。席群按今清江出湖北利川縣西北，屈曲東

北，折東，經恩施，建始，巴東，長陽諸縣，至宜都北清江口注於江。則水經之夷水出四川奉節縣南，而酈注之夷水（清江）出湖北利川縣西北，其源異，其尾同，未知孰是。衡之江沱之義，似宜從經說；書此俟考。

（七）結論

彙比既竟，列表後方，以當結論。

十六國都邑考

一 前趙

劉淵初據離石，稱大單于；

晉書載記，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都於離石。

通鑑，晉惠帝永興元年，淵據離石稱大單于。

歷代地理志韻編，離石，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治。

案，清永寧州今日離石縣。

遷於左國城，稱漢王；

十六國春秋湯球輯本，元熙元年，遷於左國城，僭即漢

王位。

通鑑，永興元年冬十月，劉淵自稱漢王，都於左國城。

胡三省曰，左國城蓋匈奴左部所居城也。

荆州	自梁入荆	梁州	州水
北江	夷水	鄆沱江	沱
夏水		潏水	非沱
蘆泆河		龍門水	潏
		西漢水	非潏
		宕渠水	
		霫谷水	

張樹棻 李維唐

水經汾水注，左國城在汾州之右介休縣西南。

通典，左國城在石州離石縣。

讀史方輿紀要，左國城，在今永寧州東北二十里。

案：今介休在汾陽東南，離石在汾陽西北，酈說疑誤。

再遷於黎亭；

春秋，元熙二年，離石大饑，遷於黎亭。

案，謂離石大饑，則淵應猶在離石。胡三省云，左

國城仍在離石縣境內，其說是也。故通典亦以為左

國城在石州離石縣。

紀要，黎亭，今路安府黎城縣。

案，續漢志上黨郡壺關縣有黎亭，在今長治縣東，

當是淵所都處；隋始改漢刈陵爲黎城，紀要說疑誤。

旋入都蒲子，僭即皇帝位；

春秋，元熙四年，淵遂入都蒲子；明年，僭即皇帝位，改元永鳳。

通鑑，永嘉二年秋七月，淵徙都蒲子；冬十月，即皇帝位。

水經注，徐廣晉紀元熙四年，劉淵自離石南移蒲子。

案，元熙四年值晉永嘉元年，通鑑所記與春秋及鄜注差一年，疑誤。

韻編，蒲子，今山西隰州東北八十里。

案，隰州今曰隰縣。

再遷於平陽。

懷帝紀，永嘉二年十月，淵僭帝號於平陽。

水經注，永嘉三年，劉淵徙平陽。

載記，永鳳元年，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元海，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請遷都之，從之。

通鑑，永嘉三年，正月，遷都平陽，改元河瑞。

案，淵初僭帝號於蒲子，永嘉三年徙都平陽，永嘉

二年猶在蒲子，帝紀誤。

韻編，平陽，今平陽府臨汾縣西南。

十六國疆域志，平陽，劉淵雍州治，有劉淵城，劉淵墓，劉和墓，劉聰墓。

劉曜遷於長安，改國號曰趙。

春秋，光初二年夏四月，徙都長安，國號曰趙。

通鑑，晉元帝太興二年三月，漢王曜還都長安，國號趙。

韻編，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西北十三里。

一一 後趙

石勒初據襄國。

春秋，嘉平二年，張賓說勒云，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勢之固，可擇此二邑而都，勒於是進據襄國。

通鑑，晉元帝太興二年，石勒即趙王位於襄國。

元和郡縣志，襄國，永嘉六年勒僭號遂定都焉。

案，勒定都襄國在永嘉六年僭號趙王在太興二年，元和志誤。

韻編，襄國今順德府邢台縣西南。

疆域志，襄國有石勒冢。

石虎遷都鄴。

通鑑，永嘉六年，趙主勒營鄴宮。咸康元年九月，趙

主虎遷都於鄴，

春秋，建武元年九月，遷都鄴宮。

載記，晉成帝咸和五年，石勒僭號趙天王，旋即皇帝

位，自襄國都臨漳。

案，臨漳即鄴，晉避懷帝諱改，鄴宮勒所營，虎始

都之，載記疑誤。

紀要，鄴，今彰德府臨漳縣西南四十里。

疆域志，鄴有石虎故城，鄴宮，臨漳宮，三臺，石虎

冢。

冉閔既篡立於鄴，石祗劉顯復先後稱帝於襄國。

載記，永和六年，石祗聞鑿死僭稱尊號於襄國。

通鑑，永和七年四月，劉顯弑趙王祗；七月，顯稱帝

於襄國。

二 前燕

慕容莫護拔初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

春秋，廆曾祖父莫護拔爲司馬宣公討公孫淵有功拜率

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

紀要，棘城在今廢大甯衛故柳城東南七十里。

案，大甯衛地當今內蒙古喀喇沁部，即熱河省平泉
赤峯朝陽等縣地。

慕容涉歸遷邑於遼東北。

載記，廆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遣拜鮮卑單于，遷邑

於遼東北。

案，遼東北義無專指，不知其邑名及故城所在。

慕容廆遷於徒河之青山。

春秋，太康十年，廆又遷於徒河之青山。

通鑑，太康十年，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之青山。

通典，徒河青山在營州城東百九十里。

太平寰宇記，徒河城瀋縣，有廢城在柳城東北，有山

曰青山，在郡東北九十里。

五代史四裔附錄考證，徒河魏書作塗河，又稱託獲直

水。

案，徒河遼金史作土河即今大凌河北源圖爾根河

也。蒙古游牧記土默特右翼旗東北二十里有波溫羅

都爾山，波羅青也，溫都爾高也，猶言青色之高山

也，當即廆所居之青山。

再徙大棘城。

春秋，廆以大棘城即顯項之墟也，元康四年，定都大

棘城。

《通典》，棘城在營州郡城東南一百七十里。

案，當在今朝陽東義縣附近地。

慕容皝稱燕王，遷都龍城。

《春秋》，八年，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所謂福德之

地，使陽裕康程等營制規模，築龍城，構宮室宗廟，改

柳城爲龍城縣。九年，皝遷龍城。

《載記》，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

案，咸康七年值皝之八年，二書所載遷都之年差一

歲。《通鑑》從《春秋》作咸康八年。

《通典》，龍城，營州柳城郡，有孤竹國也。慕容皝以柳

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遂遷都龍城，號新宮爲

和龍宮。

《日知錄》，一統志柳城在永平府西二十里，龍山，在府

西四十里。永平府舊志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元省

入昌黎爲靜安社。其說與史不同。今府西二十里全無遺

跡，而靜安社則嘉靖三十一年立爲堡，然非柳城之舊也。

按唐書營州柳城郡下云，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守捉

城。又云，西北接奚，北接契丹界。《通典》營州柳城郡下

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

平郡七百里，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東北到契丹界九十

里。而平州北平郡下云，東至柳城郡七百里，西至漁陽

郡三百里。東北到柳城郡七百里，是柳城在今永平之東

北七百里，而慕容氏之龍城昌黎及魏以後之營州並在其

地。

《韻編》，龍城，北魏縣。今闕，當在盛京錦州府境。

《蒙古游牧記》，土默特在喜峯口外東北五百九十里，古

孤竹國，漢柳城縣，慕容皝建都於此改龍城縣。

案，當從《游牧記》之說，在今熱河朝陽縣境，《韻編》謂

在錦州，誤。

慕容儁入都於薊；

《載記》，永和五年，僭即燕王位；明年，攻陷薊，因而

都之。《韻編》，薊，今直隸順天府大興縣西南。

案，即今北平。

旋稱帝，遷於鄴。

《載記》，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升平元年，自薊城遷

於鄴。

《通鑑》，甘平元年十一月，燕主儁自薊徙都鄴；十二

月，入鄴宮。

案，鄴見前。

疆域志，鄴有慕容儁墓。前燕錄儁葬鄴下。晉載記墓

爲名。

號龍陵。

案，疑當從前燕錄說。

通鑑，葬燕主儁於龍陵。胡三省注，陵在龍城，因以

兩唐書地理志互勘

(關內道 河南道)

史念海

有唐一代享國幾達三百年，其間地理沿革，疆域變化，時有不同；加以國威遠被，異域賓服，羈縻州縣，林立四裔，一代制度，繁雜殊甚。當時言地之書，雖非少數，而今日所存者，則惟杜氏通典州郡之部，李氏元和郡縣志，與夫劉歐二家之唐書地理志等而已。然此數書者，因其所斷之時代不同，所記遂有差異。杜氏之作，本諸開元之制；李氏則以憲宗之時爲依歸，未可以言一代之定制也。至於劉歐二家之書，同屬正史地志之列，宜可以言唐制矣；然二志所載，亦各有不同，其間差別增省，互有長短，試就其區別，約略言之。

地志之作，所記雖爲一代之制，然應斷於一時，孟班堅首創此例，司馬紹統繼後追述，誠以一代制度，變更不常，綜合並載，不僅眉目不分，抑且先後雜亂，故史家多不取焉。惟唐制繁雜，遠過前代，故劉歐二氏均略異乎班馬，雖爲制宜之作，究難辭違例之譏。考唐代制度，抑州

等郡，而別於州郡之上，新置諸道，略似兩漢刺史州部；諸道之數，亦因時而異，初非定制，貞觀之時，分宇內爲十道，開元之際，又改爲十五，更後則變亂不常，建置不一，節度之使，觀察之號，紛紛並起。故地志之作，究應以十道爲準，抑應以十五爲則，更或應於唐末別求一可根據之時代，而後著錄，殊成問題。舊志既以天寶爲準，而志文之中，乃首標十道；既分十道，宜不再採十五道之名矣，乃江南山南復分東西，是十五與十，先自混矣。且天寶之時，已罷州稱郡，劉志乃舍郡稱州，自失所據。至諸州之中，更前後不同，元和，長慶，大中，景福，雜然並陳，甚且有天復天祐之號，是名雖依據天寶，實則各朝並載，漫無定準，唐制雖雜，其例先自窮困，無怪先儒之類頻相譏也。新志所載，雖較劉書爲正，然各道疆宇，本於開元之制，而州郡沿革，則又依乎天祐之時，是亦自歧矣。

且也，二志之載州郡，亦彼此相異。考州郡並稱，遠自

漢世；然漢州統郡，實不相等；自隋文帝罷郡以州統縣，

其名始混。唐初罷郡為州，天寶元年又改州稱郡，直至乾

元，始復其舊，綜計有唐一代，以郡稱者，不過十六年而

已。然不論其為州為郡，名雖不同，其實一也。劉志僅載

州名，擯郡不錄，新志則州郡並載；雖州郡之地相同，而

詳略自異矣。兩志屬縣之數，以舊志為最亂，然劉氏之

書，傳世之後，曾一度亡佚，今本乃明嘉靖間聞人詮據殘

本輯補而成者，自非廬山真面目，故其中魯魚亥豕，在所

不免，而地志尤甚，恨不能得劉氏真本，一細校之耳。

以唐代史事之繁雜，治唐世地理，本不能但憑兩唐

書。然不論如何，兩唐志之整理，亦自有其必要，故不揣

孤陋，略為比列，蛇足之譏，自知不免，然能進而廓清唐

代地理之諸問題，竊所望焉。（茲篇所列概以竹簡齋二十四史本為

準。）

關內道

京兆府舊志二十三縣京兆府新志二十縣

萬年 長安 藍田 渭南 昭應 三原 富平 咸陽 高

陵 涇陽 醴泉 雲陽 興平 鄠 武功 好時 奉天

華原 美原 同官

右兩志同者二十縣。

樸陽新志屬華州華陰郡，天祐三年改隸。懿匡新志屬鳳翔府扶風郡；

乾寧中，一度屬乾州，天復元年改隸。奉先新志屬同州馮翊郡，天祐

三年改隸。案：唐會要，（奉先），天祐四年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割隸同州。

當是。

右舊志多者三縣。

華州上輔舊志三縣華州華陰郡上輔新志四縣

鄭 華陰 下邳

右兩志同者三縣。

樸陽舊志屬京兆府，天祐三年改隸。

右新志多者一縣。

同州上輔舊志六縣同州馮翊郡上輔新志八縣

馮翊 韓城 郃陽 白水 澄城 夏陽

右兩志同者六縣。

朝邑舊志曰河西，屬河東道河中府。朝邑之名，唐初即有；武德三年更名

河濱，貞觀時廢，乾元三年復置，更稱河西，改隸河中府，大曆三年復名

朝邑，歸屬同州。然新志河中府亦有河西縣，開元八年析河東縣所置，尋

省；及大曆時朝邑歸同州後，乃析朝邑河東再置河西，非朝邑也。

奉先舊志屬京兆府，天祐三年改隸。（見前）。

右新志多者二縣。

坊州上舊志四縣坊州中部郡上新志四縣

鄜城 中部 宜君 昇平

右兩志同者四縣。

丹州下舊志五縣丹州咸寧郡上新志四縣

案：唐會典，大歷六年五月丹州升上州。

義川 汾川 咸寧 雲巖

右兩志同者四縣。

門山新志屬延州延安郡，廣德二年改屬。

古舊志多者一縣。

鳳翔府舊志九縣鳳翔府扶風郡赤上輔新志九縣

天興 扶風 寶雞 岐山 郿 麟遊 普潤 虢

右兩志同者八縣。

岐陽岐陽縣本貞觀七年置，二十一年廢省，永徽五年復置，元和三年再

省，自此不復置。

右舊志多者一縣。

鞏屋舊志屬京兆府，乾寧中屬乾州，天復元年改隸鳳陽府。

右新志多者一縣。

邠州上舊志四縣邠州新平郡緊新志四縣

新平 三水 永壽 宜祿

右兩志同者四縣。

涇州上舊志五縣涇州保定郡上新志五縣

安定新志作保定，蓋安定於廣德元年更名保定也。靈台 良原 潘

源 臨涇

右兩志同者五縣。

案：舊志云：涇州舊領縣五，王鳴盛以縣名爲四，而言五數，斥爲不合（見十七史商榷）。然舊志實爲五縣，特未言明耳。舊志良原縣下曰：「隋陰盤縣，天寶元年改爲潘源縣」。初視似爲良原縣之注文，實乃潘源縣事，特未如新志所言之明顯耳。新志之言曰：「潘原，本陰盤，天寶元年更名」。兩者相較，當可明矣。

隴州上舊志五縣隴州汧陽郡上新志三縣

汧原 汧陽 吳山。

右兩志同者三縣。

南由新志無，蓋元和三年，省入吳山也。華亭元和三年省入汧原，故

新志未載。

右舊志多者二縣。

寧州上舊志六縣寧州彭原郡望新志五縣

案：唐會要：「寧州至德元年十月廿九日升維州，會

昌四年四月升望州。」

定安 彭原 寧貞新志作眞寧 定平 襄樂

右兩志同者五縣。

豐義唐末省，故新志不載。

右舊志多者一縣。

原州中都督府舊志四縣 原州平涼郡中都督府望新志二縣

案：唐會要：「原州乾元三年正月十一日升雄州，會昌四年四月升望州。」

昌四年四月升望州。」

平高 百泉。

右兩志同者二縣。

平涼新志屬涇州，元和四年改隸。 蕭關新志屬武州，大中五年改隸。

右舊志多者二縣。

慶州中都府舊志十縣 慶州順化郡中都督府新志十縣

安化新志曰順化，至德元載更名。 樂燔 馬嶺 方渠 同川

洛原 延慶 華池 懷安

右兩志同者九縣。

案：舊志稱州領縣凡十，而實計之則缺其一；新志所

領十縣，除上述九縣外，別有合水一城。舊志：合水

縣與安化並在州治，（武德六年）改合水爲合川縣。新

志：合水，武德元年置，是年又析置蟠交縣，貞觀元

年省合川入弘化（即安化），天寶元年更蟠交曰合水。

是合水省入弘化，別以蟠交曰合水，此事既在貞觀天寶之時，舊志未載，明爲遺漏。

合水。

右新志多者一縣。

芳池州都督府舊志領小州十 芳池州都督府新志領小州九

獾州新志作豐州。王州新志作玉州。濮州 林州 尹州 位

州 長州 寶州 靜州 寧州新志靜州寧州合稱寧州。

右兩志同者十州。

安定州都督府舊志領小州七 宜定州都督府新志領小州七

党州 橋州 西戎州 烏州 野利州 米州 還州

右兩志同者七州。

安化州都督府舊志領小州七 安化州都督府新志領小州七

永利州新志作永和州。威州 旭州 莫州 西滄州 儒州

隴州

右兩志同者七州。

芳池，安定（宜定），安化三州都督府，舊志附在慶

州都督府後，因其皆寄在慶州界內也；新志則以爲慶

州都督府所轄之屬慶州。

鄜州上舊志五縣 鄜州洛交郡上新志五縣

洛交 洛川 三川 直羅 甘泉

右兩志同者五縣。

延州中都督府舊志九縣延州延安郡中都督府新志十縣

膚施 延長 臨真 敷政 金明 豐林 延水 延川 延

昌

右兩志同者九縣。

門山舊志屬丹州，廣德二年改隸。

右新志多者一縣

渾州兩志同，無屬小州。

渾州寄治延安郡內，舊志即附於延州下，新志別著於

羈糜州中。

綏州下舊志五縣綏州上郡下新志五縣

龍泉 延福 綏德 城平 大斌

右兩志同者五縣。

銀州下舊志四縣銀州銀川郡下新志四縣

儒林 撫寧 貞鄉新志作真鄉。 開光新志作開元。

右兩志同者四縣。

靜邊州都督府舊志領小州十八靜邊州都督府新志領小州二十五

舊志雖云領小州十八，而未載州名。新志之二十五州

為：布州 北夏州 思義州 思樂州 昌塞州 吳州

朝州朝一作彭，歸州 歸一作賜浮州 祐州 卑州 西

歸州 嶠州 簡州 開元州 歸順州 淳州 烏龍州

恤州 嵯州 蓋州 悅州 迴樂州 烏掌州 諾州。

此都督府舊志即附於銀州之後，新志別著於羈糜州

內，而隸於靈州都督府。

歸德州舊志無屬州歸德州新志無屬州

舊志附此州於銀州後，新志則稱寄治銀州，別隸於靈

州都督府。

夏州都督府舊志四縣夏州朔方郡中都督府新志三縣

朔方 德靜新志作靜德。 寧朔

右兩志同者三縣。

長澤新志屬宥州，元和十五年改隸。

右舊志多者一縣。

雲中都督府領小州五：合利州，思璧州，阿史那州，綽部州，白登

州。新志合利州作舍利州，綽部州作綽州。呼延州都督府領小州

三：賀魯州，跌跌州，那言州。那言新志作葛邏州。桑乾都督府

領小州四：郁射州，執失州，畢失州，叱略州。新志執失作藝失，畢失

作卑失。

右三都督府，舊志皆云寄治朔方，新志則云受羈糜於

單于都護府。

定襄都督府領小州四：阿德州，執失州，蘇龍州，拔延州。達渾

都督府（領小州五：姑衍州，步乞若州，蟻彈州，鶻州，低粟州。）

安化州都督府 靈朔州都督府 僕因州都督府

右五都督府，兩志皆言寄治朔方，新書並言隸於夏州

都督府。

靈州大都督府舊志六縣靈州靈武郡大都督府新志四縣

迴樂 靈武 懷遠 保靜

右兩志同者四縣。

鳴沙新志屬威州，咸亨三年改隸。 温池新志屬威州，咸亨三年改隸。

右舊志多者二縣。

燕然州 雞鹿州 雞田州 東泉蘭州 燭龍州 燕山州

右六州兩志皆云寄治靈州境，新志並言受羈縻於靈州

都督府。

歸德州舊志寄治銀州 清塞州 此下諸州舊志不載 蘭池都督府

芳池都督府 相輿都督府 永平都督府 旭定都督府 清

寧都督府 忠順都督府 寧保都督府 靜塞都督府 萬吉

都督府 樂容州都督府（領州一：東夏州。）

右諸州府，除歸德州外僅見於新志，隸於靈州都督

府。別有靜邊州及其所領二十五小州亦隸靈州，舊志

則以屬諸慶州，已見前。

鹽州下舊志二縣鹽州五原郡下都督府新志二縣

案：唐會要，永泰元年十一月，鹽州升都督府。

五原 興寧新志曰白池，景龍二年更名。

右兩志同者二縣。

豐州下舊志二縣豐州九原郡下都督府新志二縣

九原，永豐

右兩志同者二縣。

會州上舊志二縣會州會寧郡上新志二縣

會寧 烏蘭

右兩志同者二縣。

宥州舊志三縣宥州寧朔郡上新志二縣

案：唐會要，「宥州，元和九年五月升上州」。

延恩

右兩志同者一縣。

懷德 歸仁以上三縣實應後省去，故新志不載。歸仁縣志誤繫於懷德

下，非是，應空一格。

右舊志多者二縣。

長澤舊志屬夏州，元和十五年改隸。

右新志多者一縣。

勝州下都督府舊志二縣勝州榆林郡下都督府新志二縣

榆林 河濱

右兩志同者二縣。

麟州下舊志三縣麟州新泰郡下都督府新志三縣

新泰 連谷 銀城

右兩志同者三縣

安北大都護府舊志一縣安北大都護府新志二縣

陰山

右兩志同者一縣。

通濟

右新志多者一縣。

新黎州 渾河州 狼山州 堅昆都督府 榆溪州 眞顏州

居延州 稽落州 余吾州 浚稽州 仙萼州 瀚海督府都

金微都督府 幽陵都督府 龜林都督府

右十五州府，舊志不載，新志則爲安北大都護府之羈縻

州。

商州上洛郡望舊志屬山南西道新志六縣

案：唐會要，會昌四年五月，商州升望。

上洛 豐陽 洛南 商洛 上津 乾元舊志曰安業 乾元元

年更名。

右兩志同者一縣。

渭州舊志無新志一縣

平涼舊志屬原州，元和四年改隸。

右新志一縣。案：渭州之置，始於元和四年，故舊志

不及載之。

武州中舊志無新志一縣

蕭關舊志屬原州，大中五年改隸。

右新志一縣。案：武州之置，始於大中五年，故舊志

不及載之。

威州中舊志無新志二縣

鳴沙舊志屬靈州，咸亨三年改隸。 温池舊志屬靈州，大中四年改隸。

右新志二縣。案：威州之置，雖在咸亨三年，然至德

後即沒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復故地，再置，故舊志不

載。

雄州舊志無新志有

雄州無屬縣，寄治靈州，乃一行州耳。新志不載始置

之年，想亦肅代後所置，故舊志不載。

警州舊志無新志有

警州亦無屬縣，僑於靈州，與雄州等。雖先天二年即

建置，然不久又廢爲縣，至景福元年再置，故舊志不

載。

單于大都護府舊志屬河東道新志一縣

金河

右兩志同者一縣。案：新志單于都護府轄有雲中桑乾，呼延三都督府，舊志別附於夏州後，已見前矣。

鎮北大都護府舊志無新志二縣

大同 長寧

右新志二縣。

河南道

河南府舊志二十六縣河南府河南郡新志二十縣

河南 洛陽 偃師 鞏 緱氏 告成 新志曰陽城，昔成本隋陽

城縣，萬歲登封元年將有事於嵩山，乃改稱告成，神龍元年復故名，二年

再改告成，直至唐末天祐二年始再稱陽城，故新志著之。登封 陸渾

伊闕 伊陽 壽安 新安 福昌 澠池 長水 永寧 密

河清 潁陽 王屋 舊志言會昌三年，王屋還懷州，然細檢志文，

若河陽等縣亦於此時隸孟州，而孟州條下，即錄之，王屋之還懷州，懷州

條下，則未言及。又檢新志，則王屋固仍在河南郡也。疑王屋雖一度改隸

懷州，然為時甚暫，即復原狀，特舊志不及言之耳。

右兩志同者二十縣

案：舊志言河南府二十六縣，乃以天寶之時為準。其縣名除上述外，尚有河陽，汜水，温，河陰，濟源，

陽翟等六縣。（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以河南府舊志之二十六縣乃二十

四縣之誤，是未計入濟源，屬屬耳。）河陽，汜水，温，河陰

濟源等五城，屏蔽東都，安史亂後，迭駐重兵，各縣

租賦，盡入河陽，河南尹但總其成而已。迨兵事大

定，乃升河陽為孟州，會昌三年定制，因以五縣屬孟

州。舊志所述下不至武宗，而志文乃載會昌之事，又

標明孟州，豈體例未盡善歟？陽翟一縣，志文亦言會

昌三年還許州，然許州諸縣中，並未載及，籍令以許

州諸縣所述，乃天寶五城，則河南府中何必言及會昌

之事，使人迷離？且舊志諸縣中有「管孝」二字，同

於諸縣，而志文又不載建置情形，若以之入諸縣，內

則與府屬二十六縣不符，百思不得其解；及閱唐會

要，乃恍然大悟，此二字並非縣名，特誤列耳！會要

云：「緱氏縣……上元……又置，以管孝敬陵。」而舊

志則為「緱氏 隋縣……上元……復置 管孝 敬陵舊

縣治西北澗南……」以上下各空一格即為一縣例之，

豈非管孝縣乎？謬誤之甚，一至於斯，可慨也。

孟州上舊志五縣（新志孟州屬河北道。）

河陽 汜水 河陰 温 濟源。

右兩志同者五縣。

鄭州舊志七縣鄭州滎陽郡雄新志七縣

管城 滎陽 滎澤 新鄭 中牟 原武

右兩志同者六縣。

陽武

右新志多者一縣。

案：舊志言天寶時鄭州屬縣凡七，而覈實則得六縣。

新志鄭州七縣中有陽武一縣，然陽武縣下，明言乃武

德四年置，其後未遷徙，亦未廢省，則天寶時當尚存
在，而舊志不載，明書缺有間矣。

陝州大都督府舊志七縣陝州陝郡大都督府雄新志六縣

陝 峽石 靈寶 平陸 夏

右兩志同者五縣，

安邑新志屬河中府，元和三年改隸。 芮縣

右舊志多者二縣。

案：新志言陝州屬縣凡六，覈實僅得其五。舊志又有

芮城一縣，未言廢併，或新志所遺者，即此縣耶？

虢州望舊志六縣虢州弘農郡雄新志六縣

案：唐會要，虢州，會昌四年四月升雄州。

弘農 閩鄉 湖城 未陽 玉城 盧氏

右兩志同者六縣

汝州望舊志七縣汝州臨汝郡雄新志七縣

案：唐會要，汝州，會昌四年四月升雄州。

梁 郟城 魯山 葉 襄城 龍興 臨汝

右兩志同者七縣。

許州望舊志七縣許州潁川郡望新志九縣

長社 長葛 鄆陵 扶溝 臨潁 舞陽 鄆城

右兩志同者七縣。

陽翟舊志屬河南郡，會昌三年改隸。許昌

古新志多者二縣。

汴州上舊志六縣汴州陳留郡雄新志六縣

浚儀 開封 尉氏 陳留 封丘 雍丘

右兩志同者六縣。

蔡州上舊志十一縣蔡州汝南郡繁新志十縣

唐會要，元和十四年四月，重定淮西州縣及官吏祿
俸，以蔡州爲繁。

汝陽 郎山 遂平 上蔡 新蔡 褒信 新息 平輿 西

平 真陽

右兩志同者十縣。

鄆城

右舊志多者一縣。案：鄆城一縣，舊志凡二見，一屬
許州，一隸蔡州。然許州鄆城下言本隸豫州，長慶元

年來屬；蔡州鄆城下亦言長慶元年以鄆城隸許州，是鄆城雖二見，其實一也。然鄆城移併，固長慶間之事，不當雜入天寶制內。且天寶之時，許州屬縣凡七，蔡州屬縣十一，而二州皆有鄆城，是屬縣之數，雖因天寶舊制，亦常有錯誤矣。

滑州望舊志七縣滑州靈昌郡望新志七縣

白馬 衛南 韋城 匡城 胙城 酸棗 靈昌

右兩志同者七縣。

陳州上舊志六縣陳州淮陽郡上新志六縣

宛丘 太康 項城 激水 南頓 西華

右兩志同者六縣。

亳州望舊志八縣亳州譙郡望新志七縣

譙 鄆 城父 鹿邑 眞源 永城 蒙城

右兩志同者七縣。

臨渙新志屬宿州，元和九年改隸（見舊志）。

右舊志多者一縣。

潁州中舊志四縣潁州汝陰郡上新志四縣

案：唐會要，潁州，會昌二年十一月升上州。

汝陰 潁上 下蔡 沈丘

右兩志同者四縣

宋州望舊志十縣宋州睢陽郡望新志十縣

宋城 襄邑 寧陵 虞城 碭山 下邑 穀熟 單父 楚丘 拓城

右兩志同者十縣。

右兩志同者十縣。

曹州上舊志六縣曹州濟陰郡上新志六縣

濟陰 考城 冤句 乘氏 南華 成武

右兩志同者六縣。

濮州上舊志五縣濮州濮陽郡上新志五縣

鄆州 濮陽 范 雷澤 臨濮

右兩志同者五縣。

鄆州上舊志十縣鄆州東平郡緊新志九縣

唐會要，會昌四年五月，鄆州升緊。

壽張 鄆城 鉅野 須昌 盧 平陰 東阿 陽穀 中都

右兩志同者九縣。案：舊志鄆州領縣凡十，覈實得

九，志文誤也。

泗州中舊志三縣泗州臨淮郡上新志四縣

案：唐會要，泗州，貞元二十年正月內升上州。

臨淮 漣水 徐城

右兩志同者三縣。案：舊志天寶屬縣凡六，別有虹

（後屬宿州），宿遷，下邳（後屬徐州）等三縣。天寶之

後，則餘三縣矣。

盱眙舊志屬淮南道楚州，建中二年改隸。

右新志多者一縣。

海州中舊志四縣海州東海郡上新志四縣

案：唐會要，海州，貞元五年八月六日升上州。

胸山 東海 沐陽 懷仁

右兩志同者四縣。

兗州上都督府舊志十一縣兗州魯郡上都督府新志十縣

瑕丘 曲阜 乾封 泗水 鄒 任城 豐丘 金鄉 魚台

萊蕪

右兩志同者十縣。

案：舊志言兗州屬縣凡十，乃天寶之制也，志文實

得十縣，與天寶制不合。蓋州所領本有中都縣，向中

都縣又於貞元十四年併入鄆州，故似矛盾也。

徐州上舊志七縣徐州彭城郡繁新志七縣

案：唐會要，會昌四年五月，徐州升繁州。

彭城 蕭 豐 沛 滕 宿遷 下沛

右兩志同者七縣。

宿州上舊志四縣宿州上新志四縣

符離 虹 蘄 臨渙

右兩志同者四縣。

案：宿州之置，始於元和四年，而舊志亦并及之，是

又牽及憲宗之制矣。地志須斷於一時，若前後皆述，

殊失地志之法，無怪其縣名前後重複也。且臨渙一

縣，已見於亳州，不宜再書於宿州，今亳宿兩見，而

亳州臨渙下注「元和九年割屬宿州」，宿州之臨渙下

又注「原隸亳州，太和元年割屬宿州」，前後相差竟

至十五年之多，究係元和，抑係太和？一文之中，互

相矛盾，可怪也。

沂州中舊志五縣沂州瑯琊郡上新志五縣

臨沂 丞 費 新泰 沂水

右兩志同者五縣。

密州中舊志四縣密州高密郡上新志四縣

案：唐會要，密州，貞元五年八月六日升上州。

諸城 輔唐 高密 莒

右兩志同者四縣。

齊州上舊志六縣齊州齊南郡上新志六縣

歷城 章丘 臨邑 長清 禹城 臨濟

右兩志同者六縣。

案：舊志齊州屬縣中有亭山者，注云：「元和十五年

以戶口凋殘，併入章丘縣，因廢亭山。」然齊州中以戶口凋殘而廢省者，固不僅亭山一縣，其他全節，豐

一城。惟此城於元和十五年併入高苑，故志文又改言「今領縣四」也。

齊二縣，廢時亦在元和十五年，但全節附於歷城之下，

棗州上舊志五縣棗州樂安郡上新志五縣

豐齊歸於長清之內，而亭山獨立，等於諸縣，是何故

厭次 瀆河 陽信 蒲台 渤海

歟？且齊州文內又云：「舊領縣八，今管縣六，併

右兩志同者五縣。

縣三也。」然省併三縣，實在元和十五年，所謂「

萊州中舊志四縣萊州東萊郡中新志四縣

今」者，亦當指元和時，或元和後而言；如是則舊志

掖 昌陽 膠水 即墨

縣邑之數，又不斷自天寶矣。

右兩志同者四縣

青州上舊志七縣青州北海郡望新志七縣

登州舊志四縣登州東牟郡中都督府新志四縣

唐會要，大歷九年五月，青州升望。

唐會要，大歷九年五月，登州升都督府。

益都 臨淄 博昌 壽光 千乘 臨朐 北海

蓬萊 牟平 文登 黃。

右兩志同者七縣。

右兩志同者四縣

樂安

濠州鍾離郡上新志三縣（舊志屬淮南道）

右舊書多者一縣。案：舊志，青州屬縣凡七，而縣名

唐會要，元和六年九月，濠州升上州。（本下州）

則八，實矛盾矣。考樂安縣已於武德八年省入博昌，

元和郡縣志：「濠州本屬淮南，竇參為相，越淮割地

附於諸縣，蓋未審也。而志文因舊籍，謂領縣七，致

隸屬徐州。」趙紹祖曰：「方鎮表：貞元四年置徐泗

成錯誤，想未細校故也。

濠節度。舊書張建封傳亦同。貞元四年竇參未為相；

淄州上舊志四縣淄州淄川郡上新志四縣

此事當在五年，而郡縣志誤刊作貞元元年，遂無以証

淄川 長山 高苑 鄒平

明。」（見新舊唐書互證）案：趙說是也。然濠州之屬河

右兩志同者四縣。案：淄州天寶時領縣五，別有濟陽

南，雖始於此時，尙未成定制。考方鎮表貞元十六年

濠州復歸淮南，元和二年再隸河南，咸通四年又歸淮南，至十年乃併入河內，自此不再移徙，因成定制。

鍾離 定遠 昭義

右兩志同者三縣。

宋史地理志考異

(廣南東路)

聶崇岐

廣州，開寶五年廢咸寧番禺蒙化游水四縣。

三年復置。

九域志九，開寶五年省咸寧常康番禺四會四縣並入

「三年」，紀勝九〇作「四年」。

南海。六年復置四會，省化蒙縣入四會。「蒙化」，

「建福，宣和三年以岑水場析曲江翁源地置縣。」

諸書皆作「化蒙」。「游水」，太平寰宇記五七，輿

紀勝九〇，崇寧元年陞韶州岑水場為縣，撥曲江之

地紀勝八九皆作「游水」。太平寰宇記，九域志，輿

廉平建福兩鄉，翁源縣之太平鄉隸焉。」

地廣記三五皆云游水(或游水)省入懷集，惟輿地紀勝

「循州，縣三，龍川，宣和三年改龍川曰雷江。」

則云省入清遠。

「江」，紀勝九一作「鄉」。

縣八，南海，望，隋縣，後改常康，開寶五年復。」

「興寧，望，晉縣，天禧三年移治長樂。」

輿地紀勝八九，開寶五年詔廢偽漢廣州常康咸寧二

「三年」，紀勝九一作「二年」。

縣依舊為南海。揆志及紀勝語，氣似南漢曾以國都

「長樂，上。」

關係析南海為二縣，錫以美名，曰常康，曰咸寧，至

紀勝九一，長樂縣：紹興六年廢為鎮，十九年復為

宋平南漢，又復合併而復舊名者。

縣。」

番禺，上，開寶中廢入南海，皇祐三年復置。」

「潮州，縣三，海陽，有橫衡等三錫場。」

「開寶中」，諸書皆作「五年」。「皇祐三年」，紀勝

「橫衡」，九域志九作「橫衡」。

作「五年」。

「連州，下，連山郡，軍事。」

韶州，縣五，仁化，中，開寶五年廢入樂昌，咸平

「下」，紀勝九二作「中」。

『梅州，下，…南漢置恭州，開寶四年改。』

「恭」，諸書皆作「敬」。志作「恭」者，蓋宋史官避諱追改耳。

『熙寧六年廢，元豐五年復。』

九域志九潮州條下，『熙寧二年廢梅州，以程鄉縣隸州；元豐五年復。』

『南雄州，…宣和二年賜郡名保昌。』

「二年」，紀勝九三作「四年」。

『縣二，保昌，望。』

紀勝九三，『瀘昌，…後避仁宗諱改名保昌。』

『英德府，…宣和二年賜郡名貢陽。』

「貢陽」，紀勝九五作「真陽」。

『縣二，貢陽。』

「貢陽」，太平寰宇記一六〇作「瀘陽」。九域志九，

『乾興元年改瀘陽縣爲真陽。』

『浚光，上。』

紀勝九五，『浚涯，…開寶五年以縣名犯太祖御諱改

浚光。』

『賀州，…開寶四年廢蕩山，封陽，馮乘三縣。』

太平寰宇記一六一云，省蕩山封陽入臨賀，省馮乘入

富川。

『肇慶府，…元符三年升興慶軍節度。』

「元符二年」，輿地廣記三五作「建中靖國元年」。

『縣二，高要，中。』

太平寰宇記一五九，『開寶五年廢平興縣入高要。』

『新州，下，…開寶五年廢平興縣。』

按：平興縣於開寶五年省入高要，已見上條。新州於

開寶五年所省之縣爲永順，諸書所記者同，志云「廢平興縣」者，誤也。

『德慶府，望，縣二，…瀧水，下，舊隸瀧州，州廢，以

縣來隸。』

太平寰宇記一六四，『廢開陽建水鎮南縣三入瀧水。』

九域志九，『開寶六年廢瀧州。』輿地紀勝一〇一，

『開寶六年廢瀧州，尋復。…治平六年廢瀧州，以瀧

水縣隸康州。』

『南恩州，…開寶三年廢恩平杜陵二縣。』

輿地廣記三五，『開寶五年省恩平杜陵二縣入陽江。』

『縣二，…陽春，下，熙寧六年廢春州，併銅陵縣入陽春

來隸。』

太平寰宇記一五八云，流南羅水二縣於開寶六年入陽

春。又廢勤州，以富林縣入銅陵，屬春州。九域志

九，『開寶五年廢春州，六年復置，大中祥符九年又併入新州，天禧四年復置。熙寧六年復廢。』

『惠州，下，…郡名博羅。』

通考三三二，『南漢以循州歸善縣置禎州。天禧四年以犯仁宗御名改爲惠州。』『禎』，太平寰宇記一六

一週間西北旅行記

孫媛貞

近年常聽得「到西北去」的呼聲，常看到「開發西北」的論文，不知不覺地對於西北的事也漸漸注意；於是「到西北去」這句話，慢慢的在我心中發生了實踐的熱望。事有湊巧，一月十三日北平晨報發表了平綏路發起「西北考察團」的消息，專門以上學校的學生可以隨便參加。那時候的驚喜哦，簡直是哥倫布奉了西班牙女王的上諭。

雖然這次所到的地方，僅只有平綏路沿線的幾個城市，對「西北」二字，不無慚愧；事前又毫無準備，更說不上考察。可是就這麼略略走近一步，接觸到一點塞外的空氣，也就夠我們興高采烈了！事前並未想到作記；況且時間太匆促，又要多到多看，再也沒有筆記的餘暇了。茲就記憶所及，逐日追記如下：

○作「滇」。

『縣四，…海豐，下，有雲溪。』

『雲』，九域志九作「靈」。

『河源，緊，…有永安三錫場。』

『安』，九域志九作「定」。

二十一日，上午七時以前，在正陽門車站集合。那時候天還沒亮，月色很好。我們全團共二十六人：北大五人，清華十人，燕京四人，天津匯文二人，中法財商工商育英與天津禮和洋行各一人。備有三等客車及膳車各一節，雖然是二輛破車，却似乎行色甚壯。

十時五十分到青龍橋，下車向長城出發，這天天氣還晴和，風並不大，順着指路牌前進，不久就到城下，關門上有「居庸外鎮」四字，出這重門就是塞外了。所謂萬里長城，在下面看來是一隨山起伏的長牆；登其上，又像是一條又闊又長，忽而上陸，忽又下降的磚砌的梯階；兩旁各有一道高起的短牆，向北的一面築有雉堞。我們一路走，一路兩邊兒看，才知道歷史上所謂長城之險，洵不虛傳，

北面是坦堂堂的一片高原；南面却山陵重疊，險阻非常；中間界上這麼一條堅高且長的城牆，真足使塞外驍騎，難於飛渡。登八達嶺，眺望最暢；旋又下城，順着澗道下山，到八達嶺隧道洞口，（山上半面覆着厚厚的黃草，那半面可還積着殘雪，結晶特別粗大。）尋着原路回站。

十五時二十二分再開車，經過西撥子到康莊。停半小時，等車輛全到了，才一齊前進。二十一時到張家口，站長領我們到附近街上參觀了一週。街道很寬廣而整齊，商店也繁盛，蔴菇店皮貨店尤其多。祇是行人極少，據說口外人習慣如此，晚上是不常出門的。二十二時回到車站。宿車上。

二十二日，九時下車，雇一嚮導，出車站指西北方走，過清河橋，橋面是磚形的木塊砌成的，看去與磚地無二，但是有年輪表明着他的本質。再穿過東關街，大約十里路到賜兒山，山上有雲泉寺，寺內石壁間有兩個泉洞，相距不過幾尺，而右洞終年堅冰，左洞則四時不凍，我們去參觀時，也僅祇有很薄的一層冰而已。問問寺僧，但說是山靈的巧妙，不能道其所以。洞前有聳然亭，寺前，沿山脊有好幾座亭子，都面東立，可以俯瞰張家口全境。最下是察省物產陳列所。山麓有許多遜清王公貴官們的墓

碑，和乞丐住的墊着乾草亂放着什物的土洞子。由此又走了好幾里才到上堡。察省省政府，教育廳，二十九軍司令部，國民日報報館，省立師範學校，以及專為二十九軍女眷設立的培德女校，都設立在玉帶橋一帶。沿路市廛也很熱鬧，最惹我們注意的是劉把式膏藥店，馬公道剪刀店，青鹽莊，轎店等等。好些招牌都是漢蒙文對照的，就是省府門前的佈告也是如此。到大境門稍憩，餓極了，隨便跑進一家飯館就大嘍其燒蔴菇與扒羊肉。果腹而歸，一路所見的新奇事物也不少，譬如剛從大境門進來的滿載行裝的駱駝，和牽着牠們的蒙古人，他們從頭到腳的裝束，我們看來都很新鮮特別；同時他們也在用奇異的眼光打量我們，大概彼此有同感罷？再則上堡下堡，那蘇堂福音堂之多，恐怕關內那個城市都比不上。門前張掛着蒙文的廣告，這實在是很可注意的事情。

十六時開車，二十二時到大同站。

二十三日，八時下車，改乘長途汽車。由北門進大同城，出西門，不久就入崎嶇的山路。塵土在車後飛揚，汽車顛簸得像隻破浪的海船，每逢險狹處，就只能下車步行。十時左右到雲岡堡。下車就見崖壁峭立，屏風似的展開眼前；岡前樓閣層起，就是石佛古剎了。入寺第一個石

窟，就有高樓掩護，鐵鎖嚴把守着。寺僧殷勤招待，我們便先到西邊一個佛窟洞去。這石洞既高深而又廣大。正中是一尊大佛，四壁洞頂，甚至於門框上，都滿滿的刻着石像，或大或小，都活潑潑地表演着各種的姿態，這時寺僧已把護佛樓的樓門開了，於是連忙跑過去，一直跑上三層樓，這兒還祇能看到佛的肩胸；更上一層，這才窺見了佛容。這是七丈多高的大石佛，莊嚴偉大，可歎觀止！但是經後人塗金飾彩，裝點得同泥塑木雕的佛像一樣，未免可惜了！正想往下再細細看察，而下面在催着要關門了，只得又匆匆的出來。在西院許多石窟中，也有不可勝數的石像。大的高幾丈，小的僅幾寸；有經過後人重修的，五光十色，真相難辨；（我們從一個神像的破損處，看出了他的內部的確是泥木而不是玉石，不覺大為其他的石像惱恨！）也有保護不周，以致斷頭失臂，面目模糊的；然而大多數還很精美很完整地保存着我國古代藝術的光輝。出寺門往西，還有許多石像，沿崖排立着。其中有一個三丈多高的大佛。因為雕刻得精，而且又曝露在外面，光線最好。所以攝影者都以他為標準的對象。我們在他身邊照了好幾張，寺東也有很多石窟，可惜都破壞不堪了。於是轉而上山，到巔上却又是一片平地，而且都是墾熟的田地。

恍然悟雲岡這「岡」字之來歷。岡上有一帶土牆，大概就是雲岡堡的圍堡了。岡前有一條川流，從西北方流來，邊到岡南，就直往東去。這就是武周川，現在結着厚冰，閃爍地反射着太陽光。回到石佛寺，在一所精美的西式客廳裏喝茶吃硬麵包。十四時乘原車回大同，先到九龍壁，再到民衆圖書館，借一份城市全圖，把游覽的路徑看個明白，然後出發。館中主事先生很熱心指導我們，並且把本縣的縣志也捧出來給我們看，最後說，上次冰心女士也來過，她很賞識南寺的壁畫。我們道謝出來，先到上寺（即大華嚴寺）登大雄寶殿，殿前有一個八角石柱，上面刻着「佛頂尊勝陀羅尼幢」，是遼太康二年的遺物。據說大殿也是遼代建築，十分宏麗，可惜光線太暗，四邊都漆黑，用電筒一照，滿牆都是很美的壁畫，寺僧說是明時繪的，却一些也沒有損壞。此外還有許多歷代留下的石碑，排立兩旁，可惜未能細讀上面的文字。其次到下寺，又到南寺（善化寺）。途中經過女子師範學校，我很想能和這裏的學生談談，但是全放假回去了。有一位留校的先生領我們參觀校舍，記得禮堂上正中有兩條標語：『女子應該消除虛榮心』，『早晨起來呼吸新空氣』。女子教育的口號如此而已？還是另有深奧的含義呢？南寺的大門緊閉着，須從小門進

去。滿眼是頹垣斷壁，祇剩二座灰暗的大殿，一間破敗的鐘樓，孤立其間。西邊有所僅存三堵壁的小屋子，滿地瓦礫，滿牆繪畫，也許就是冰心女士所賞識的繪畫罷。

從一條由南門直達北門的大街走回去。這條街可以分

做顯然不同的兩截，中間以四牌樓為界。南半截是一團古老的鄉土氣，滿街擺着小貨攤，有賣香燭年福的，賣凍羊頭的，賣各式各樣雜貨的。兩旁是高掛幌子與棉門簾的米鹽店，糖坊，麵館，銅器店，以及牆上用墨大寫着「留人小店，茶水方便，來者通順，去者發財」，等廣告的小客店。街上行人擁擠，間或也看到一二個小腳伶仃的婦女。

北半截就大不同了，雜貨攤逐漸減少；高樓大房，各處有大玻璃窗陳列着商品，洋貨店，鐘錶行，電料行，理髮館，新式澡堂，都整整齊齊！像模像樣！城外還有好幾家大旅館。這是何等明顯地表示了鐵道對於城市的影響啊！

快到火車站了，路上又遇到兩個「喇嘛」。和他們攀談起來，知道他們是從蒙古來的，曾經過北平，現在正要到五臺山去進香。他們都很和藹，還教了我們幾個蒙古字，例如母親是「愛琴」，小孩是「霍」(Ho)，朋友是「談得來」，謝謝你是「求完啦」，中國人是「蠻子」，真是有趣。當晚二十二時四十四分，火車由大同站北進，路過平

地泉，這裏是平綏路全線最寒冷的地方，我們睡在車上，倒沒有感覺什麼。同行中有姚君曾發奮下車測量寒度，結果水銀柱降到溫度表的最低限度以下，無法測候而歸來了。

二十四日，六點到綏遠，八點半下車，出車站，往南直達新舊二城的康莊大道。成隊的駱駝在和煦的陽光中穩健地前進，道旁齊整地排列着二行樹木，枝頭空空的，另有一種靜默的美，沒有想到塞外的景物，那麼泰然自適。

最先到綏遠毛織廠，門前掛着「飛羊牌」大商標。這是省辦的工廠，才開幕了兩個多月呢？出品以毛呢毛線為主，現在全廠工人只有一百多，而且多數還在練習期中。

次之到綏遠省立圖書館，也還沒正式開幕呢。九一八紀念堂與民衆教育館就在斜對面，參觀之後，他們還送我們幾本綏遠省分縣調查概要與河套調查記。入歸化城(舊城)，

已是晌午時分。就先上飯館去。飯後到懋園。園在西城民政廳裏邊，慈禧太后幼年時代常住這兒，所以園內有許多太后的遺跡。此外在民廳辦公室前面，有一棵四圍大的大柳樹，據說是五代留下的古物，柳樹而如此長壽，也真可貴了！從懋園出來，沿着沙溪向南走，再向東穿過幾條街就到大招(無量寺)。殿旁一路擺滿了零食小攤，游人擁擠，

和無錫崇安寺，蘇州玄妙觀差不多。再往東到錫拉圖招（延壽寺）與小招（崇福寺）五塔招。錫拉圖招最美觀，小招藏有清聖祖平準部時留下的弓矢甲冑臺鞭等物，我們匆匆走過，也忘了問喇嘛要來看。最後到城南的海窟，那兒有四口井，一個大池，水面都高出於平地一尺多，所以特地築起高高的堤岸同井欄圍着它。人民挑着水桶來此汲水的，絡繹不絕。附近田圃多賴以灌溉。井前有一所小屋子，供着甘泉之神。

從海窟向東北走，就可以到綏遠城（新城）。這時田野裏既沒有植物，溝渠也都結着冰。所以我們能毫無阻礙的取捷徑直抄到新城的西南角上。就踏着一條環城的大冰河前進。左邊站的默默的城牆，右邊一帶細瘦的楊柳，望出去是無邊的荒郊，看不見一個行人；遠遠地在西邊，有一圈白木椿繫着鐵絲網圍住的廣場，這就是有名的綏遠賽馬場，不時有一二疋快馬疾駛而過。

從新城的南門進去，順大街走，不久到西門。天色已垂暮，到農業試驗場也沒有進去參觀，逕回車站。

二十五日，七點十七分從綏遠開車，十一點二十分到包頭。飯後王站長親自領我們出發參觀。最先到東門外轉龍藏觀泉，泉伏在山崖間，由三個龍嘴裏流出來了，直瀉

平地，聚成一個大湫。從龍嘴到池面，兩旁岩石上都積着很厚的冰塊冰柱，瓊崖瑤壁，璀璨可觀！趕着驛車前來取水，轍連踵接，而湫水終是滿滿的。附近的風景也很好，倚山臨水（城濠），面對城郭，踞坐崖岸，可以俯矚包城的全景。

入城，先到中央政治學校包頭分校，全校分小學與簡易師範兩部，學生八十餘人，大部是蒙古人，待遇和南京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一樣，十分優裕；生活偏重於軍隊化，目的在培養蒙古人材，以鞏固邊防。全年經費是五萬元。據說這樣的分校，除了包頭，還有康定西寧兩處。其他各邊省，也預備次第添設呢。

次之到商會，交通銀行，一路多有很大的商店，不愧是西北貿易的中心。本來還想參觀卍字會的地氈廠的，恰巧工人都放工了。再次到第七十師司令部屯墾督辦處，師長王靖國到山西去了，由某主任等招待，他報告自民國二十一年創辦屯墾以來的概況，說明屯墾在軍事上經濟上的價值。雖然試辦到現在，資本化了三十餘萬元，而收穫所得，僅祇有十二萬，然而屯墾事業還是要努力幹下去。隨後我們略為詢問些屯墾的實情，就告辭了。

轉彎就到包頭縣政府，屋宇的簡陋，同司令部大有天

壤之別哩！坐定後，某科長報告本縣的概況。包頭在前清不過是個小鎮，後來因為商業逐漸繁盛，民國十四年才又改爲包頭縣，現在又在籌備改『市』了。全縣財政的收入以商稅爲主，田賦有限。當時就有人問，聽說此地鴉片稅的收入很大，不知詳情爲何？回答說，這屬於省稅的收入項下，縣府不知底細。教育方面全縣全年經費僅祇一萬二千餘元，共設有小學八所。最有趣的是包頭人口的流動情形，春夏二季，人民都聚在田裏耕種，加上山西河南等處的游農，也都駕着牛車來此佃耕，這時鄉間的人口，突然增加到八九萬。秋冬之際，農業既已完結，游農回故鄉了，本地人也搬進城了。這時鄉間的人口，就祇有三萬左右。至於城市中人口的變化情形，恰恰與鄉間相反，春夏少而秋冬多。何以這些農人，定要進城過冬呢？這完全是爲了生命財產的安全而已。

最後到第七十師大操場試騎。綏遠素來多名馬，然而體強性烈，不易駕馭。我們所騎的，都是最馴良的了，尙且橫奔突馳，難於指使。末了我們就請一位善騎的馬夫表演，果然，左右進退，輕快靈活，十分神妙。

傍晚才回到車站。晚餐後段長站長等特備茶點款待我們。座間有平綏路第七段段長報告平綏路過去的狀況，今

後的計劃，與路局對於開發西北的熱心贊助。談到開發西北，他說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治安。從前非但是鄉村，就是火車站一帶，也時常槍聲不絕的。內地人到此地來墾殖的也很不少，但是五穀剛登場，往往就被土匪劫掠一空，下次就再也不敢來冒險了。自從第七十師到此駐防以後，地方上已漸趨安靖。然而生活艱難，知識不開，安居的良民，聚合起來立刻就會變成土匪；成隊的土匪，一經窮追，也一霎眼就分散爲老百姓了。這種種都不專是武力所能解決的，必需教育與實業，相輔而行才好。

二十六日，九時，一同向黃河出發。到那裏却但見黃河千里，駝隊往返其間。原來河水早已凍冰，又加上厚厚的一層黃土，簡直就像沙漠了。然而領導的人告誡我們別向中流去，因爲流急處冰還是很脆薄，一失足可沒命了，所以非有熟悉路線的人引導是不能亂走的。於是我們跟着駝隊，走了一程就回。

因爲想嘗嘗黃河鯉魚，所以特地進城吃飯。隨便闖進一家飯館，真妙！鴉片煙具竟公然陳設在餐室裏飯棹子上。我們就問問伙計關於鴉片的事，他說：『可惜先生們沒有在夏天來，那時候哦，遍地都是美麗的罌粟花。外來的旅客都爭着爲他照相呢。你們不信，可以到那邊照相館

裏去看看』。言下倒頗有北京人誇耀中央公園牡丹花的神氣。可驚可歎！黃河鯉魚，現在祇有凍藏的。其味也不過爾爾。飯後仍慢慢的走回車站，出城時警察遇有形跡稍有可疑的人，就要檢查。十五時就上車東歸。次日十九時二十分回北平正陽門。

當初出發那天，在車上遇見了回宣化去的同學童君，他見我們穿着和在北平差不多厚的衣服，鄭重其事的勸告我們到張家口買一件老羊皮襖，以為禦寒之計，他又說平

水經注經流支流目

(清水—涇水)

地泉一帶地方，到夜裏連爐火都生不着的。再則在野外凍僵了耳朵鼻子，切不能撫摸按摩，否則一定隨手掉落了。我們聽得毛骨悚然，不覺防戒在心。但是在張家口那一夜，氣候十分溫和，就放了一半心。嗣後游歷各地，也始終沒有感到添衣的必要。這大概因為今年天氣特別溫暖；況且在這一星期裏，沒有遇到風雪，而天天有好太陽。雖說運氣好，但是我們殊以不能領略到西北的寒威為憾呢！

賀次君

清水

出河內脩武縣北黑山，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東南流入于河。九，一上。

蔡溝水

白馬溝之東分，上承州縣北，東會長明溝水。九，三上。

小瑤水

水近出西北窮溪，東南流注清水。九，一上。

苟泉水

水出山陽縣故脩武城西南，同源分流，裂為二水，南為苟泉，北則吳瀆，俱東入吳陂。

吳澤陂水(八光溝)

水上承吳陂(大陸即吳澤)于脩武縣故城西北，東流注于清水。九，二上。

吳瀆

水出山陽縣故脩武城西南，同源分流，裂為二水，南為苟泉，北則吳瀆，俱東入吳陂。

長明溝水

上承野王縣東北界溝，東入吳陂。九，二上。

皇母泉

在山陽縣東北二十里陸真阜南，與馬鳴泉合注吳陂。九，三上。

寒泉水

水出雍城西北，東南注長明溝。九，二上。

泉合注吳陂

九，三上。

馬鳴泉 在山陽縣東北二十里陸真阜南，與皇母

泉合注吳陂。九，三上。

覆釜堆三泉 覆釜堆有三泉，相去四五里，參

差次合，南注吳陂。九，三上。

長泉水（重泉水，鄧瀆，白屋水）源出白鹿

山東南，伏流逕十三里，重源濬發于鄧城西北，

東南歷澤注于吳陂。九，四上。

□泉 南流注于長泉水。九，四上。

丁公泉 發源于焦泉之右，合焦，魚鮑，張波三泉

為陶水，南流注清水。九，四下。

焦泉 發源北阜，南流成溪，合丁公泉，魚鮑泉，

張波泉竝南注清水。九，四下。

魚鮑泉 合丁公泉，焦泉，張波泉為陶水，南流注

清水。九，五上。

張波泉 與丁公泉，焦泉，魚鮑泉合注清水。九，五

上。

安陽陂 與百門陂，卓水陂合謂之清川，南注清

水。九，五上。

百門陂 與安陽陂卓水陂合，南注清水。九，五上。

卓水陂 與安陽陂百門陂合，南注清水。九，

礮溪 在汲縣城西北，注清水。九，六下。

倉水（雹水） 水出西北方山，南入于清水。九，七

上。

沁水（涅水，少水） 出上黨涅縣謁吳山，或言出穀

遠縣羊頭山世靡谷，三源奇注，逕瀉一隙，東南流于

武德縣南積為陂，通結數湖，又東南流入于河。九，九

上。

左溪 一注沁水。九，九上。

右溪 注沁水。九，九上。

左溪 注沁水。九，九上。

鬪鬪水 水出東北巨駸山，西南流注于沁水。九，九

下。

秦川水 水出巨駸山，引帶衆溪，南流入沁水。九，

九下。

灌澤水 水出灌澤城西白澗嶺下，東南注于沁水。

九，九下。

清淵水 出陽阿縣北，南入灌澤水。九，一〇上。

陽泉水 水出鹿臺山，南注灌澤水。九，一〇下。

黑嶺水 水出西北黑嶺下，東南注陽泉水。

九，一〇下。

上澗水 導源西北輔山，自山陰東入灃澤水。

九，一一上。

陽阿水 水出陽阿川，西南流入沁水。九，一一上。

小沁水(臺淳水) 水出北山臺淳淵，南流，東南

入沁水。九，一二下。

倍澗水 水北出五行之山，南流注于沁水。九，二

下。

邗水 水出太行之阜(即五行之山異名)，南流逕邗城

西，又東南流注于沁。九，一三下。

朱溝枝津 九，一四上。

丹水(源源水) 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

東南流注于沁水。九，一四上。

絕水 出滋氏縣西北楊谷，南入丹水。九，一四上。

長平水 出長平縣西北小山，南流注絕水。

九，一四下。

滋水 水導源西北滋谷，東合絕水。九，一五下。

長平白水 水出高都縣故城西，東南流入丹水。

九，一六上。

天井溪水(北流泉) 水出天井關，北流注

長平白水。九，一六上。

光溝水 水首受丹水，南入沁水。九，一六下。

界溝水 水上承光溝水，南流注于沁水。九，一六下。

白馬溝水 水首受白馬湖(一名朱管陂)，湖上承長明

溝，南流注于沁水。九，一七上。

朱溝水 水上承沁水于沁水縣，北注于沁水所結

湖。九，一七下。

沙溝水 水分朱溝東脈，東南流入于沁水所結湖。

九，一七下。

淇水(白溝，清河) 出康廬縣西大號山，東過內黃縣

南爲白溝，又東北過廣宗縣爲清河。又東逕漂榆邑故

城南入于海。九，一九上。

沾水 水出壺關縣東沾臺下，東流注淇水。九，一九下。

金谷水 沾臺西溪也，東北會沾水，注于淇水。九，

一九下。

女臺水 水發源西北三女臺下，東北流注于淇。九，

一九下。

西流水 水出東大嶺下，注于淇水。九，一九下。

泉源水(肥泉) 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東

南注淇水。其一源即馬溝水。九，二〇上。

馬溝水 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逕其城東，又南

流入泉源水，東南注淇水。九，二二上。

美溝水 水出朝歌城西北大嶺下，東南流注馬溝水。九，二二上。

苑水 上承淇水于元甫城西北，東南入淇水。九，二二下。

(蓼溝) 苑水所分，東入白祀陂。九，二二三下。

天井溝 苑水所分，西注淇水。九，二二三下。

宿胥故瀆 受河于頓邱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九，二四上。

蕩水 九，二五下。

洹水 九，二五下。

新河 桓水枝津，分爲二水。北水西流注于漳，南水

東北流，北與台陔合注白溝。九，三七上。

坳溝 上承洹水，北絕新河，東北流注于白溝。九，三七下。

漳水 九，二六上。

張甲屯絳故瀆 九，二九下。

衡漳枝津故瀆 九，三〇上。

大河故瀆 九，三〇上。

(無棣溝) 首承清河于南皮縣，東北巡鹽山東北入

海。九，三〇下。

(無棣溝枝瀆) 上承無棣溝，東北注無棣溝。九，三一上。

滹沱別河故瀆 九，三二下。

(浮水故瀆) 首受清河于浮陽縣界，東注于海。九，三三上。

浮瀆 清河枝津。九，三三下。

滹沱別水故瀆 九，三三上。

(清河枝津) 分清河于鄉縣，東注于海。九，三三上。

筒溝故瀆(沽河故瀆) 九，三三下。

蕩水 出蕩陰縣西石尚山，東流注白溝。九，三四上。

姜水 出蕩陰西北韓大牛泉，歷黃澤，入蕩水。九，三五上。

防水 水出西山馬頭澗，東南注于姜水。九，三五上。

長沙溝水(宜師溝，黃雀溝) 導源黑山北谷，東入蕩水。九，三五上。

洹水 出長子縣洹山，東注于白溝。九，三五下。

黃華水(陵陽水) 出于神囷之山，黃華谷北崖

上，東流潛入地下，東北十里復出名柳渚，又東入

涇水。九，三六上。

葦泉水 水出林慮山北澤中，東南流注黃華水。

九，三六上。

雙泉水 出魯般門東，下流入葦泉水，東南流注

黃華水。九，三六上。

濱縣小志

林占鰲

我是山東省濱縣人，自十六歲即離鄉就學於外省，雖間有回里之舉，然對本鄉整個的認識，知者尙不及九牛一毛，僅就平日所留心者，片斷的謹述於下，並繪圖以資參攷。

濱縣與利津爲鄰，黃河流經縣之南部，全縣面積約四千方里，人口十九萬左右，人民全體業農，教育不甚發達，在歷史上除明末及清初，縣內杜氏稍露頭角外（杜翰等），餘無名人可言。

土質爲黃河沖積層，大半爲白沙土，地力瘠薄，物產除五穀及棉花以外，別無特別農作物，以土質鬆疎，宜於植棉，故濱州（濱縣在清代稱濱州，濱州之名始於五代時）之棉，上比美棉，日本棉商專爲濱縣之棉，在膠濟鐵路張店車站設公司以收買之。全縣出口貨只有棉一種，每年出口約六十萬圓左右。縣城在中心偏北。以縣城爲準，縣南縣西爲棉場（係清同治年間黃河在尉家口萬龍灣決口淤成者），縣北之土質

頗遜，縣東則爲一片鹼地，登城樓向東北遠望，數十里無村舍，木樹無有，堪稱不毛之地也。

縣東六十里以外，復爲白沙土，係民國九年（或十年）宮家壩黃河決口淤成者，在春夏之交，雨量缺乏之時，一片平沙，沙深尺許，大風一起，塵土蔽天，故當清明節至五月節（舊曆）之間，濱縣利津蒲台青城數縣，想有天朗氣清之日不可得也。

縣內無山，並距山甚遠，余於出外就學之前，只見教科書上所畫之山，未與真山一面也。

縣之東十八里有秦台，高二十四丈許，上有廟宇，相傳爲秦始皇築以望高麗者，據我個人所考，該台成於唐時。當時黃河之道爲濟水之故道，海之濱距縣五十里，潮汐所至之地距城約三十里，築此台所以望風者也。今在秦台附近鑿井，用新式機，曾鑿六十餘丈未得淡水。（民國十四年，道院在秦台開會，僱天津鑿井公司在此地鑿井以建道祖院未成，此

張宗昌等所組織者也。

氣候與濟南相彷彿，春季無雨，自八月初旬至九月中旬，則陰雨連綿，連月不開，全年雨量，八九兩月占十分之八，六七月占十分之一·五。

縣之西境為徒駭河，上流不通，積水不流，魚蝦之利，沿河居民有之，徒駭之鱧魚可與黃河之鯉比美。

縣內除沿黃河及徒駭河兩岸二十里以內外概無甜水（淡水井，普通所掘之井深七八尺，再深則鹹不可入口，故縣之東北概無深井，此等土井，每逢西南風時則鹹味減，每逢東北風時則鹹味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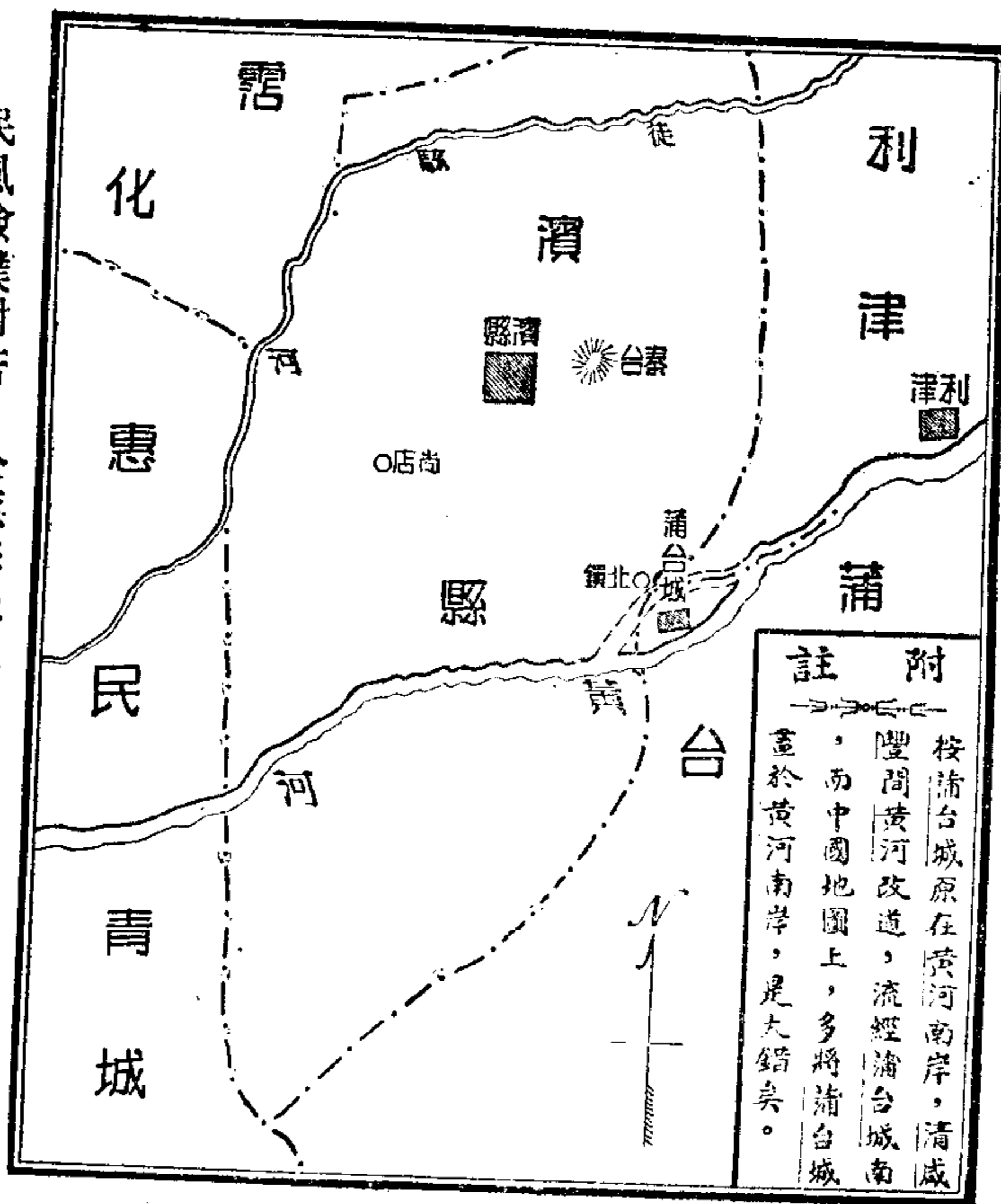
據利津人言，海濱在宋時距利津城僅三十里，今以黃河淤積之故，海濱距利津城九十里餘矣。在濱縣利津之東，淤地之大，計有兩縣面積，無人種植，蘆葦叢生，土匪自大連渡海而來潛居於此，海軍以該地水淺不能勦，陸軍以人煙稀少，不之理，結果此地之匪人竟在去歲將順天輪搶劫。天津以南為魯北之匪，皆以此為避身所。當局終日談開發西北，而在人煙稠密之山東，對此隙地，尙不能開發殖民也！

全縣商業最盛為北鎮，在縣城東南二十五里，與蒲台縣城隔舊河道，僅三里，北鎮為濱縣棉業出口所，為蒲台

濱縣利津三縣之金融中心地。

濱縣產藥品車前子，各地藥商每到秋末多到濱縣收買之。

縣內交通，概以牛車，與縣外之交通，貨物之運轉，多賴黃河帆船。



民風儉樸耐苦，全縣無過二百畝（官畝）之戶，無地之民，貧無立椎者亦少，故雖地近匪區，縣內治安尙可維持。

縣之北境與霑化縣毗連處，有一大草原，係清代之馬場，今魯主席韓復榘派兵一旅，屯墾於此。

清代地理沿革討論

甲、

于鶴年

一、天津改州設府年月

天津之改衛爲州，會典事例清通典清通志說在雍正二年，大清一統志畿輔通志天津縣志清史稿說在雍正三年。

本刊第一卷第三期譚其驤君清史稿地理志校正於「雍正三年升天津衛爲直隸州」下註云，「會典事例作二年」，蓋存疑未決。第二卷第十期趙泉澄君清代地理沿革表，則選從會典事例之說作二年。今按東華錄，

（雍正二年二月），改天津衛爲州，設立知州一，改衛經歷爲吏目，教授爲學正。

（九月），升直隸河間府所屬天津州爲直隸州，管轄武

清青縣靜海三縣。

可知天津先由衛改爲散州，再由散州升爲直隸州，皆在雍正三年。東華錄爲編年之書，先後有序，脫誤的機會較少，當屬可信，則事例作二年者非也。

由直隸州升府，除事例作雍正八年外，他書都說在九年，譚君校正亦存疑未決，而趙君沿革表則仍從事例之說。今按徐士鑾敬鄉筆述卷七：

華梅莊學博未齋札記，雍正八年十二月，署直隸總督唐執玉疏稱，天津直隸州係水陸通衢，漕鹽聚泊，旗民混淆，一切巡察防捕及承辦水師營各項軍功，差煩事冗，請升州爲府，附郭置天津縣，專理地方事務。從之。尋定天津新升府曰天津，附郭設縣。檢閱舊邑志地輿，天津自明永樂置衛，國朝初因之。雍正三年改天津衛爲州。（中略）九年設天津府，改州爲縣，永爲畿輔大都會云。（中略）又札記，唐執玉，江蘇武進人，進士，雍正七年六月署直隸總督，八年十二月疏請天津直隸州升府，九年五月請以廣平府知府李梅賓調補天津府，以清河縣知縣徐而發調補天津縣。

東華錄：

（雍正九年二月），丙辰，吏部議覆署直隸總督唐執玉奏，天津直隸州係水陸通衢，五方雜處，事務繁多，辦理不易，請升爲府。（中略）附郭置天津縣。（中略）從之。

可知天津升府之動議雖發於雍正八年十二月，然至翌年二

月方得吏部核，准五月方委官；諸書作九年者是，事例作八年非也。

二、寧河置縣年月

寧河置縣，清一統志畿輔通志順天府志寶坻縣志清通典均作九年。趙君沿革表獨從會典事例作元年。今按東華錄，梁城所置寧河縣與天津升府同出於署直隸總督唐執玉之請，同在雍正九年二月得朝廷之許可，當以爲正。

乙、

錢春齋

編輯先生：禹貢第二卷第十期載有趙泉澄先生之清代地理沿革表，雜亂瑣碎之州縣沿革，經其排比，綱舉目張，秩然可觀，讀之佩甚。惟篇中述宣化府屬縣沿革，頗多訛誤，謹爲辨正如左，幸先生垂教之！

延慶州，順治初年仍，領縣一：永寧。十六年，裁永寧縣入州：無屬領。

當作十六年併縣入永寧衛，康熙三十二年裁衛入州。

宣化府，…縣八：…開平衛改爲赤城縣。

當作赤城堡改爲赤城縣。

萬全左右衛改爲萬全縣。

左字當刪。

永寧縣改爲西寧縣。

當作順聖西城改爲西寧縣。

按康熙三十二年改宣府鎮爲宣化府，所屬十衛或裁併，或改爲縣：宣化前衛改宣化縣；萬全右衛改萬全縣，龍門衛改龍門縣；懷來衛改懷來縣，蔚州衛改蔚縣；懷安衛改懷安縣，裁併萬全左衛及保安右衛入之；省永寧衛入延慶州；又以赤城堡改設赤城縣，裁開平衛入之；又以蔚州衛屬之順聖西城改設西寧縣，併順聖東城入之。當時稱爲十衛改八縣，係就大體言之，其實十衛之中，永寧一衛與八縣無關，八縣之中，設於故衛治者但有六縣耳。雍正十二年，設獨石口廳於開平衛治之獨石堡，自此故開平衛遂與赤城縣脫離關係矣。趙君所述諸縣沿革除上列數則訛誤外復有脫漏處，因不憚煩爲補敘之。

☆

☆

☆

☆

☆

☆

頤剛先生：

(上略)弟前評史先生一文，太草率，未經推求，即信周氏成說，只可認輸。惟仍有些微抗議，便中乞轉與史先生商榷。

其如何起原可以不問。

又陳君鐵卿云：禹貢一卷八期所附地圖，潯澤之『荷』誤作『荷』，雖無大關係，如有機會，似應改正。

于鶴年。廿三，十二，二十。

一，後漢無樂城，大部分可信。惟『十三』問題仍無法解決。

更正

二，鄙藏蜚英館石印本後漢書，打水未空格。

本刊二卷九期頁四三，倒數一行，『授』誤作『受』。又頁四四，八行，『屨』誤作『履』，特此更正。

三，張掖屬國所轄五地，應各視為一地方行政單位，

社會學界

第五卷

一個市鎮調查的嘗試
 鄉約制度的研究
 五百一十五農村家庭之研究
 中國北部人口的結構研究舉例
 廣東新會慈溪土地分配調查
 定縣大王梅村人口調查
 北平娼妓調查
 東三省之移民與犯罪
 英美勞動教育發展之概況
 美國社會學家對於社會力的主張
 燕大社會學系近況調查

許仕廉
 楊開道
 李景漢
 許仕廉
 趙承信
 張折桂
 麥倚會
 徐雍舜
 于恩德
 張世文
 于厚

第四卷

住在農村從事社會調查所得的印象
 社會生活的心理基礎
 北平監獄教誨與教育
 荀子之社會的教育論
 上海消費合作社調查
 社會學的社會學派
 北平工會調查
 福州僑民調查
 對於無產階級社會態度的一個小小測驗
 滬甯道上農工新村考察記略
 宣傳及其影響於中國社會變化的討論
 燕大學生對於婚姻態度之調查
 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概況

李景漢
 嚴景耀
 張世文
 高君哲
 于恩德
 吳高梓
 黃公度
 萬樹庸
 吳樹珍
 葛家棟
 于恩德

第七卷

嚴復社會思想
 中國禁烟法令之發展
 北平一千二百貧戶之研究
 北平粥廠之研究
 一個女子中學的課外生活
 婆媳衝突的主要原因
 五四以後中國各派思想家對於西洋文明的態度
 中國離婚法發達史
 附錄一：燕京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服務學系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報告
 附錄二：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成立以來概況

林耀華
 于恩德
 牛鼎新
 張金珉
 吳樹珍
 姚慈禱
 劉錫三
 黃乃漢
 編者

第六卷

卷頭語
 撤木訥氏社會觀
 黃土北店村社會調查
 北平一百名女犯的研究
 妾制研究
 清代災荒：一個統計的研究
 一個村莊幾種組織的研究
 一個村鎮的農婦
 五四以來之中國學潮
 蘇聯的農村社會
 附錄：燕京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服務學系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報告

派克
 萬樹庸
 周叔昭
 關瑞梧
 王樹林
 張中堂
 潘玉霖
 黃迪
 歐陽純獻
 編者

每卷定價 八角
 北平燕京大學出版